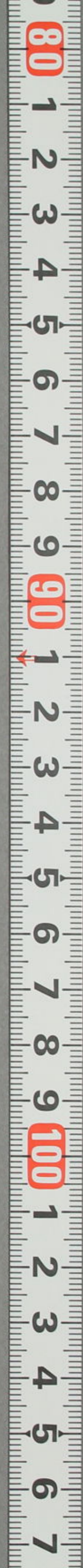


春融堂集

和16
890
18





春融堂集卷六十五

青浦王利德甫

傳二 小傳

王原祁傳 附王

王原祁字茂京太倉人時敏孫揆子原祁工詩文尤精畫法
 臻神品康熙九年成進士觀政吏部二十年充順天鄉試同
 考官稱得士除任縣令任故古大陸為九河下流時大潦部
 使者按視至任一望巨浸原祁據縣志力爭賦得弛又請於
 臺使奏減歲賦三千餘兩在任四年尚書魏象樞巡察畿南
 凡大案必委鞠焉每行取擢刑科給事中轉禮科三十九年
 特旨改中允入侍南書房歷侍講侍讀學士充日講
 官累陞詹事府詹事掌院學士原祁以文章翰墨結

主知常召入便殿從容奏對或于御前染翰五十一年陞戶部左侍郎會豫省災折徵漕米原祁力請分年買補又上諭直省錢糧三年輪蠲一周舊欠竝與豁除江南以奏銷稍後不入蠲數原祁獨請如詔旨不以桑梓引嫌聞者躋之五十四年年七十以疾卒於位特賜全葬子祭原祁體貌瓌偉虬須豐頤遇物坦易

上嘗稱其存心莫及沒後丹青流布寸縑尺素寶若拱璧自是江浙之工山水者皆本原祁而子孫以畫知名者亦衆子

暮

暮字孝徵康熙四十五年進士改清書庶吉士己丑授館職癸巳奉旨養心殿行走甲午充河南鄉試主考官乙未丁外艱戊戌服闋補原官庚子冬提督陝西學政科試擢游得

宜第一謂衆曰斯文也秋試亦當首選榜發游果得解在陝六年甲辰陞洗馬丁未回京充會試同考官又充日講起居注官升右庶子旋擢侍講學士七月陞少詹事九月命往廣東署布政使己酉春調直隸布政使時州縣新舊交代惟倉穀爲難或前官預儲醜穀或後官延宕不收互詳聚訟暮稔其弊使碾米交代以一米抵兩穀糶之平糶後以價貯庫秋成時新任買補有司便焉兵餉舊例子次月初始領前月糧暮令于前月望後發次月之糧營弁頌爲善政乙卯夏調任山西布政使丁巳入覲擢任廣東巡撫時瓊州一郡編征稅銀多缺額地方拘于考成在地丁榔柯稅排門烟戶等項均攤賠派暮澈底查清奏免四千餘兩以蘇民困廣東濱海颶風起潮溢爲災暮委賢員協辦軫恤無使失所瓊州懸海

外水土瘴毒蒞茲土者偶有死亡道路遠家口不能歸骸骨
旅殯募請酌動存公銀兩給發路費洋船向有閱貨之例俗
皆奢靡犀珠磊落玩好炫目營素無嗜好各商望風却走南
海神廟載在祀典向惟有司官代往誓必親往祀之省城粵
秀書院諸生使通經學占適于憲用庚申冬有忌而効之者
奉 旨回京至壬戌冬落職命赴軍臺效力冰雪載道力疾
而行至築五臺奉 恩旨召還癸亥歸里十餘年辛未 南
巡 奉旨加三品職銜又三歲卒子述濬字雋驤雍正四年
舉人和州州同有惠政會歲饑奉檄查賑勞勩致疾卒於賑
所孫鳳儀

顧陳埈傳

顧陳埈字玉停太倉人少有文名康熙五十四年舉人以薦

大湛凝齋修書書成議敘授行人司行人出使山東浙江所
至得大體還督通州倉雍正三年以目疾乞歸陳埈有絕學
三字學算學樂律俱極精詣尤敦于內行居喪不飲酒食肉
不處內學宗陸九淵自命爲象山後人性侃直纂修時總裁
以文屬點定一日盡駁其稿總裁怒擲地陳埈徐起拾之明
日總裁悟卒從其說監倉洗手從事官吏經紀不得恣侵牟
里居非公不至官府留心著述教授生徒質疑問難者滿座
乾隆元年 詔起官以親老不出又時舉博學宏詞詹事王
奕清薦之巡撫顧琮亦將論薦而時議當俟巡撫借總督學
政考試遂辭不赴時論高之年七十卒

趙俞傳

趙俞字文饒嘉定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崑山徐乾學座主

也得其文驚歎以歸有光目之未幾邑有大獄詞連俞遂以
褫職同年知其冤出緩贖之因復進士謁選得山東定陶縣
泄任見淫潦滿野集父老問之曰邑所苦在此俞度其境縱
橫爲三渠以通大川如古溝洫吟塗之制蓄泄兼資而車輿
可通規畫定令民自浚其界旁之渠旁近者協理焉恐塗之
易圯也築令平實樹以桑棗雜以榆柳俾落寔取材交有所
資又以三渠不能偏通四境且車馬蹂躪或陷于淖或橫鶩
別驅爲害黍豆明年擇其要處又規爲六路其廣倍三渠之
堤而傍路有溝殺于渠者三之二俾宛轉以達于渠其築樹
之法一如渠堤然後雨潦之集悉達于河連歲大熟周城壕
令民栽蓮以取利立法輸糧不施鞭扑吏役無事公庭寂然
平時課士最勤親爲講解指畫餘閒或挈之以遊士莫不鼓

舞共勸于學修學宮從祀位次考之闕里誌自爲文以記之
任五載辭疾歸發舊所藏書讀之司馬光通鑑杜甫詩韓愈
文及歐蘇諸集皆手自批注結淡成社與同志從容觴咏卒
年七十有八孫丕烈亦以文學稱

沈起元傳

沈起元字子大太倉州人父受宏能詩有白澗集傳世起元
年十二能詩古文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庶吉士乞養歸旋丁
艱服闋入京值澄汰部屬選庶吉士補之遂授吏部驗封司
主事由員外郎出爲福建知府初試福州隨授興化署臺灣
所至除積弊革陋規捕宿盜懲訟而以閩人言語不正立正
音書院在閩三載政聲日著俄以平反忤按察使被劾鐫級
乾隆元年起授江西鹽驛道旋擢河南按察使晉直隸布政

使內遷光祿寺卿十三年因公降級明年乞假歸起元性端
慤廉潔自好刻意爲民遇事一本至誠而才識足以行之甫
田縣有陳王二姓訐訟累年樹黨互毆巡撫按察使將各置
重典起元廉其實獨坐首事者尚書史貽直奉 旨至閩甄
別府縣以起元爲第一臺灣猪毛社生番擾境衆議立界起
元謂彼非奪地特如猛獸出山則噬人耳界何益請於山口
設寨禁其出入境遂寧河南兩潦四十六縣災起元議於本
省不成災處招集授糧民以得生開封歸德旱蝗禱于社神
蝗盡死八年直隸旱總督議以十一月開賑起元力爭得速
賑所屬有稟賑戶不賑口者嚴斥之災民俱得實惠又絕鹽
緝之例餽却庫封之羨餘省州縣解項之苛駁寬盜案三月
之率結聲名益振自少卑心理學謂學問須知行合一以躬

行實踐爲驗時張伯行主朱子而斥陸王李紱主陸王而詆
朱子起元不肯稍有附會謂孔門弟子自顏曾外入門各異
歸於間道今宜恪守經書實實爲人不必高言作聖晚年窮
易理撰周易孔義以十翼爲宗歷主鍾山灤源安定婁東四
書院藉以自給宴如也病亟謂醫曰吾自念平生學力惟檢
點身心使明淨純潔以還天地父母耳言訖而逝年七十九
著有敬亭文稿

張鵬翀傳

張鵬翀字天飛嘉定人雍正五年進士授庶吉士改檢討充
皇清文穎館纂修十三年充雲南副主考乾隆元年冬充
八旂志書館纂修六年陞翰林院侍講七月充河南正主考
九月陞右庶子十月充 日講起居注官七年擢少詹事九

年晉詹事鵬翀宿慧詩才敏捷义手擊鉢頃刻即成每有
敕和先成以進者必鵬翀故

上愛其才不次拔擢侍講日進經史法戒詩五十章寓規於
頌

上嘉納焉又陳十慎箴稱 旨兼工於畫嘗自繪春林澹靄
圖題絕句六首進呈

上和其韻以賜鵬翀即於宮門前登韻謝 恩嗣後屢 敕

和詩屢 命作畫 賜御詩書畫暨筆硯紗緞絨貂之類無

算每 召見温語移時諮訊纖悉十年乞假省墓抵德州病
卒

上久而不忘對羣臣輒曰張鵬翀可惜云性好山水所至必
以五七字寫之故詩編最富南華山房集三十卷

秦倬傳

秦倬字天采寶山人乾隆十三年進士選雲南江川知
心民事抵任後陳于上司云查江邑賦役全書載民屯
五百二十九頃七十一畝每年額收條丁差發漁課溝課
銀一千八百三兩秋米一千五百七十六石九斗地土出
南豆大小麥苦甜蕎水稻穀目下雨水充盈田禾暢茂某督
其勤于芸耨以期秋成豐稔常平倉存穀八千四百九十四
石零奉某文出借乏食農民穀二千五百四十七石已于五
月二十九日開倉均勻借給民食有資而各社倉存穀三千
五百六十石五斗前署令已於春仲具報出借二千二十二
石七斗以濟籽種現存一千五百三十九石八斗加謹收貯
無虧惟水利民生最關緊要縣轄如海西鄉地勢低窪即西

山鄉亦時慮河堤衝決應令農民隨時疎導修堵近城田畝
惟賴東西二河緣河高田低易於沖壓前經設立壩頭巡查
擬於農隙時督夫修堤又舊有官溝一道引水入城灌西北
一帶田畝亦擬修濬再查海門橋爲星雲河洩水要口一有
淤塞則縣屬古城海西雙龍等鄉並寧州虛于鄉每多水患
亦應督夫疏修以興水利至于士習民風向稱刁而好訟某
到任後據法懲創詞狀漸少勉爲良善他如弭盜賊戒游惰
靖地方而安民生尤某分內之事敢不黽勉供職保甲議云
江川一邑在晉寧昆湯河湯新興寧州通海河西之間係近
省腹裡地方無深山大箐亦無銅鉛等廠幅員褊小分爲十
鄉每鄉各設鄉約一人其保正視村落遠近人戶疎密爲差
多寡不等如榮富甸頭牛摩西山海西古城上下雙龍普妙

等九鄉皆漢人所居惟九寨一鄉盡屬猺夷無土司管轄彼
化旣久夷風漸變保正之法在在可行是以諭令鄉保將各
村人戶男婦丁口作何生業并同居親屬催工姓名按照門
冊詳細開報每戶給門牌一面卽卽照開報人數填載十戶編
爲一甲另給一牌其甲長按月輪當平時則稽查出入失事
則分別懲勸甲內之孤寡廢疾一體編查免充甲長畸零人
戶附於甲末該鄉所設約保悉仍其舊按年更替諭令各就
所管不時稽查勿許通同容隱戶口如有增減於歲底報明
換給門牌不必拘定十甲聯爲十保之例仍於因公下鄉之
便留心訪察務期奸匪難容地方寧謐門牌所需紙張在官
捐辦以省擾累至於九寨一鄉每村大者數十戶小者十餘
戶各有火頭一人催糧辦公按年自行輪替其每戶各給門

牌與各鄉相同每村只須給一總牌卽以稽查約束責之該村火頭并該鄉約保正毋庸另編甲長更爲簡便又申飭士子云江川僻處遐方書多未見十三經二十二史有至老不識其名目者於此而欲求奇才異能之士勢必不能士倘潛心攻苦日取經史讀之自可開拓心胸讀書之法經爲主史副之十三經關一卽如手足之不備而不可以成人者也至於史則先史記次前後漢書此三史者亦關一不可且善讀史者不僅以史視史凡詔誥奏疏檄論策之屬文之祖也樂章歌辭之屬詩歌之祖也屈原賈誼司馬相如揚雄等傳所載騷賦詞賦之祖也故熟於三史則文詩騷賦一以貫之矣必待讀經畢而後讀史則史學太遲須讀左傳以史記副之讀公穀儀禮周官爾雅以前後漢書副之此外如國語國

策離騷文選老莊荀列管韓以及漢唐宋元之文集與三國志以下諸史擇其尤精粹者讀之然後反求其本出言爲經術行事爲經濟夫而後可以爲國家得人此縣令之兢兢爲諸生望者也其篤于教士如此知府李承鄴由蔭生部郎以貲出爲澂江知府行查倉庫因供億不豐銜之遂言其才力不足總督恒文劾罷之比去任同官釀銀爲助乃得歸歸六年而卒年七十餘俛嗜讀書自記平時所讀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三卷內記憶者八千餘卷著有二三餘前後集一百三十卷惜無傳之者

王鳴盛傳

王鳴盛字鳳喈嘉定人明司業逢年之後少敏慧弱冠補諸生屢試第一巡撫招入蘇州紫陽書院院長歸安吳大受常

熟王峻先後賞其才爲文鎔經鑄史風發泉湧乾隆十二年鄉試以五經中式會試不第歸蘇州時沈德潛以禮部侍郎致仕海內英駿皆師之門下以鳴盛爲最又其時長洲吳泰來上海趙文哲張熙純及鳴盛妹夫錢大昕皆以博學工詩文稱而羣推鳴盛爲渠帥十九年以第二人及第授編修公卿爭禮致之刑部侍郎秦惠田方修五禮通考屬以分修而尤見重于掌院學士蔣溥二十一年大考翰林鳴盛名第一特擢侍讀學士三十四年考試差第二充福建鄉試正考官尋陞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事竣還京以濫用驛馬被吏議左遷光祿寺卿等丁內艱歸遂不復出久之遷居蘇州學者望風麇至鳴盛又有江左十二子苕岑諸集之刻聲氣益廣名望益深而鍵戶讀書絕不與當事酬接家本寒素往往賣

文諛墓以給用餘則一介不取也偃仰自得者垂三十年嘉慶二年十二月歿於蘇州鳴盛爲詩少宗漢魏盛唐排律則仿元白皮陸在都下見錢載蔣士銓輩喜宋詩往往效之後悔復操前說於明何景明李攀龍李夢陽王世貞陳子龍及國朝王士正朱彝尊之詩服膺無間大抵以才輔學以韻達情粹然正始之音也古文不專一家於明先嗜王慎中繼傲歸有光擷經義之精奧而以委折疏達出之詩文集凡四十卷先與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研經學一以漢人爲師鄭元許慎尤所墨守所著尚書後案軍賦考精深博洽比古今疑義而折衷之又著十七史商榷於一史中紀志表傳互相稽考因而得其異同又取稗史叢說以証其舛誤前人糾繆拾遺之作不屑沿襲摭摭也晚作蛾術編有說錄說字說地說

物說制說集說刻說通說系十門共一百卷亦以淵灝稱於世弟鳴韶字鶴谿少從兄鳴盛遊學日進兼工詩畫爲古文以清簡爲工兄奇其才責以制舉業鳴韶謂人曰兄固愛我不知我名心素淡也爲新陽縣學生時鳴盛已官翰林鳴韶獨晨昏侍父母閉戶研究典衣購書額其堂曰逸野旁闢一室縣葺筮以見志嘗自作葦笠軒圖少詹事錢大昕視學廣東邀與偕往途中遇名勝必往游有記程詩若干卷及歸遂於逸野堂授徒講業以終著文十卷春秋三傳攷十三經異義攷祖德述聞竹窗瑣碎共若干卷鳴盛次江左十二子詩以鳴韶居其一論者不以爲私

曹仁虎傳

曹仁虎字來殷嘉定人聰穎好學爲時文稟經据古娓娓千

言年十六爲縣學生學政崔紀有奇才之目巡撫雅爾哈善聞之選入紫陽書院院長御史王峻尚書沈德潛先後稱其才而學政夢麟尤激賞不置雷鉉以優生薦舉乾隆二十二年南巡獻賦 召試列一等賜舉人授內閣中書時閱卷者爲大學士梁詩正更愛重之二十六年成進士授庶吉士散館改編修館閣代言之文院長輒委以起草典重清切宜古宜今擢右中允充 日講起居注官扈 蹕盤山奉 敕賡和尋遷侍講轉侍讀進右庶子擢侍講學士五十一年視學廣東與少詹事平恕接任恕諸生時嘗受業於門粵人傳爲佳話明年母程恭人終於官署時方按試連州聞訃冒階暑奔喪晝夜號泣竟以毀卒於途年五十七生平以文字受主知京察常列一等兩遇大考皆列二等教習庶吉士者七

典江西鄉試者一分校順天鄉試者一分校會試總裁武會試者各一仁虎以聲華名望爲都下所推然端靜自守恂恂粥粥從未至權貴熏灼之門其詩初宗四傑七言長篇風華縟麗壯而浸淫於杜韓蘇陸下逮元好問高啓何景明及本朝王士正朱彝尊諸人橫空排異才力富有衮衮不能自已七律尤高華工整獨出冠時時詩道雜而多端黃茅白蘆及仁虎詩出乃奏金石以破蟋蟀之鳴也存詠典齋委宛山房春樂秦中雜稿碑影刻燭炙硯轅韶鳴春諸集

吳西林先生小傳

吳先生穎芳字西林居仁和之臨江鄉故自號臨江鄉人其稱於釋氏則曰樹虛云先世居徽州休寧之黃源高祖繼泉曾祖珍之祖君容父岐生先生少則端重沈默寡言笑年十

五而孤一赴童子試爲隸所訶曰是求榮而先辱也自是不復應試壹志於讀書嘗怪鄭氏樵通志務與先儒爲難于是取六書七音樂略一一從流而溯其源其用力則自樂始謂律管音調諸儒能致其說而不能習其器俗工能習其器而不能得其說遂以爲不可究詰案典籍證衆器成吹豳錄五十卷次及六書尊許氏之說謂今本說文取一字爲篆書而細書爲注其實許氏原文上下相連皆當作大書如鷓黃爲倉庚之名後人不知乃誤讀爲黃倉庚也又許氏所列文字闕有未備每於說中見之如某字从某則所从之字可以補正文成說文理董四十卷因六書而及音韻謂字讀有古音有正音經傳反切皆經先儒審定不可執後人口音以取訛成音韻討論四卷又因說文而考制字之原分類六曰觀象

於天曰觀法於地曰近取諸身曰遠取諸物曰視鳥獸之文
曰與地之宜各溯其所從始而沿其孳生成文字源流六卷
又取鐘鼎文字有成篇可讀者釋其文箋其義詳論其前後
倒互之例讀之皆能文從字順成金石文釋六卷少與厲徵
君鶚交甚之學詩于是上溯漢魏下及唐宋諸大家熟讀詳
玩成一詩數改而後定編爲臨江鄉人集四卷古文尚平易
詩餘尚婉曲所作不多皆不存祖父以貧雄鄉里及先生窶
甚蔬食飲水忻如也村居閉戶不求人知與厲徵君往還桑
塍麥隴閒辨難不已過者聽之不知作何語也晚年名益著
通政使雷公鏞視學兩浙鳴騶訪之索太極講義而去武進
莊公存與典試浙江事竣肩輿出郭索其律管諸解卽吹幽
錄中之一二類也兼通釋典著唯識論文釋二卷又卽論中

條例指授學者謂之五要須知更有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八
正理論後記因明正理門論各一卷東城餘庵僧蓮飲西城
慧安寺僧超塵各受其書而傳之撰昭慶律寺志十卷又同
寺僧輯律議法數三十二卷又次釋藏中精語名曰大藏摘
髓又爲辨利院撰志四卷院中有觀世音像五十三軸先生
蒐採數十年足一百八軸因作藏畫記一卷取爾雅博物志
本草諸書證其同異聚物之解毒者得百餘種造爲丸名曰
綠髓療創腫立愈惜其方不傳先生先娶於宋氏卒娶其從
妹二子長象乾次象鼎皆諸生孫二鍾嶽鍾崑曾孫三邦經
邦寧邦珍卒於乾隆四十六年辛丑二月二十七日距生於
康熙四十一年二月二日年八十所著書門人項墉及仁和
諸生朱文藻等校錄之以藏於家

論曰余與厲徵君交卽已聞先生名蓋工詩文博學隱君子也乾隆己亥余至錢塘見王侍講文治爲言先生宗梵行研唯識論尤精是時厲徵君久沒錢塘諸老宿零落殆盡兼通內外典無如先生者將偕侍講訪之以事未果辛丑秋復至錢塘則先生逝矣常恨聞名三十年不獲見以歿適項君具事狀來故摭之爲傳如此

周斯盛太守小傳

周君際清字斯盛系出濂溪文公之後先世由毘陵遷無錫父坦庵先生績學不遇子三人君長也乾隆甲戌與余同舉禮部從政刑曹君精研律例求古人忠厚至意數月卽能決疑獄而持其平前後十數年經君所勘無復有枉抑者己丑冬威寧州某揭部科奉命隨內閣學士富君察善往鞫續

命錢少司寇維城勘之案甫結復奉

旨赴桐梓訊刁民

聚衆而古州苗香要適爲逆隨少司寇勦之擒首逆寬脅從民苗皆帖伏未幾授雲南麗江府知府君以道遠不克迎養鬱鬱不自得臨別灑淚語其弟曰弟素能得老人歡幸善事吾年五十必歸養也遂行途聞所屬鶴慶州有變人情洶洶或謂旣未任事盍緩行以伺之君曰民愚鹵莽出此不速解且成大獄遂驅之民間新太守來相語曰是鞫獄桐梓明而有恩信者聚數百人訴於輿前君反覆慰諭令明日投詞衆稍稍散君故知黷由州吏廉得其要領卽夕械繫州吏數人於獄黎明民復聚集堂下索狀狀詞從人叢中出君怒曰爾等懼禍耶無主名吾何從判衆愕有別乃進老者數人名君召之前諭以所控之非且述桐梓首難者所得禍衆感動呼

曰太守活我遂散去後數日擒爲首者予杖吏除名州牧亦以他事罷去之民大悅先是君入城守者衷甲入見曰將請兵制府君止之及是計所全活不下數千人撫軍以爲能留攝雲南府事數月境內稱治旋調楚雄以他事牽連掛吏議君欲歸諸大吏連章請留補知永昌府整躬勵俗威惠並施制府圖君思德案君所屬保山永平侵帑意并疑君已保山出入總簿內列收回本府門禮一條乃知君故廉欲以聞於

朝君力辭曰吾思歸養久矣明年吾適五十也是歲丙申坦庵先生尙強健承伺意旨色笑爲歡擬終身不復出而山西巴中丞素聞君名奉禮幣請入幕君以親老辭坦庵先生命之行乃往後應明中丞聘亦如之癸卯冬坦庵先生卒哀毀不欲生又數年仲弟寢疾幾殆君躬調藥劑每夜問視輒

十數起兄弟子姪至今不析產孤孀不自存者挈而養之家世稱君者第謂處事明練操守嚴介故引疾歸田囊無長物不知其內行篤摯如此先是乾隆己亥余過無錫君偕顧君光旭邀游惠山宴於寄暢園卜夜甚驩及癸丑春余請假歸復訪君於里第訂以秋閒投轄罄平生懷孰意竟不可得也悲夫君以八月某日卒于家年六十有六子三玠瓊瓌咸以好學克家聞

贊曰余讀書君陳訓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無倚法以削而先之以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然則君以仁恕稱非令德孝恭之所推乎往秦文恭公長秋官駿厲明肅執法不撓君嘗佐以輕典蓋予所親見者然則至治馨香格於明神雖不克大用于時而子孫循謹獲佑於明神蓋未可量矣夫

潘君上舍小傳

潘君字玉符名榮錦先世湖州人高祖某遷于蘇州吳縣洞庭東山施巷父某寓青浦之珠街里君少端重執經詹事王世琛之門以父年高棄舉子業治生產舉所入庀甘旨日夕治具唯謹父病瘍不解帶者數月居喪哀禮兼至故人稱其孝昆弟三人弟出爲季父後析產例不得分君如數以子弟固讓君君不許交讓者久之卒均諸宗黨故人稱其友延名師訓子命諸子皆受業曰吾以家累故不得卒志于學今或子諸子得之以顯揚先人猶身受也康熙戊子丁丑閒青浦大祿君儲米給其鄉人織者給吉貝藉以活者無算貧而死者俗以火化君買地一區置義塚瘞葬數千計遂無焚如如者又洞庭僻處太湖中節烈事多晦弗著倡議建祠丹

炳然栗主森列連惓幽蹇以製者盡得著聞于世蓋君子敦忠厚尚行誼類如此配葉孺人事姑以孝聞聞有善輒典衣鬻釵以助君君卒年四十有七孺人後君若干年卒子惟仁惟恒惟信皆克其家初君之父資性伉直恒緩人之急往來襄漢間以節俠稱至君益甚蓋家訓使然然亦由君之克承先志焉

贊曰予讀周官見先王之訓州黨鄩鄙者至矣大率以孝友睦姻任卹爲先使人咸以是自勵則道德一風俗同又奚難歟然非家法淳謹天性足以副之不至此方君之營義塚也

有司聞欲請于朝君因卻之乃止嗚呼此豈邀浮譽以自夸詡者比哉

繆君笏巖上舍家傳

君繆姓名瑛字秉廷一字笏巖其先由江陰遷于蘇州代有聞人六世伯祖昌期以諭德死闕難世稱六君子之一贈詹事謚文貞高祖慧隆貢生曾祖彤康熙六年第一甲第一名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講祖曰藻康熙五十四年第一甲第二名進士官洗馬父敦仁乾隆二年進士兄弟五人君其長也少有至性母宋太夫人病日君朝夕舐之百日翳盡目明久之復病勢劇醫藥無效君又割股和藥以進病亦尋愈太夫人姪女少喪父君取而撫養及長擇婿嫁之太夫人喜以爲能承已志也次弟臧病衆謂非多用葷弗濟進士公難之君乞鬻已產爲葷費遂賴以瘳又進士公卒次弟珩幼君延師督課入學爲博士弟子已而早卒又撫其孤如己出也嗣有幼而無父者多收卹之君以祖父雖祀鄉賢而家無宗

學士公所置祭田稍有餘輒錄積寸累而祠未迄于成臨猶以爲恨焉君生平醇厚勇於爲善力所能及不以內外疎爲辭如無錫諸生黃掌絲等館於家病則醫歿則殮且使其子各得生業又因侍親湯藥久通醫術常施丸散以施衆有來醫者皆予善藥察其貧乏少助之以資曰人心憂病安得減心寬則易起矣其仁心爲質如此初君體強壯少疾病及弟瑛歿哀痛過甚遂得類中病浸尋二十餘年日久滋甚以致於亡君幼聰慧覃研經籍作文光明俊偉應省試終於不遇君處之恬然及晚年抱病乃謂諸子曰我家六世科甲聯蟬不絕汝叔瑛雖以孝廉備員中書猶未足以繼祖宗之後予旣以病廢而汝曹碌碌誰有能承先澤者往往爲之泣下蓋君雖病而志猶在也歿于嘉慶五年六月二十日享年

六十有八初配蔣氏繼配陸氏生子四德豐德星德昭德葉
德星先歿女九皆適士族孫四驪騏驎駿孫女二人

論曰吳中科第之盛莫如繆韓彭三姓而繆爲最久君承其
世澤孝弟恭謹幾比漢之萬石君唐之河東柳氏宋之藍田
呂氏而名不著於賢書可慨也他日作史者必將表而出之
入于孝義其可置而不書乎余獲交于君垂二十年德豐君
從余游知其內行爲詳故仿震川家傳小傳之例掇其最者
著于篇庸以徵信于國史云

節母黃孺人傳

孺人黃氏爲常州巨族祖承以進士官刑部員外郎父某以
博學宏詞徵世習禮法推于鄉黨乾隆三年戊午孺人年十
八歸編修蔣君麟昌時君父病方爲少司農出巡撫湖南而

于歸之明年編修君又成進士改庶吉士壬戌授編修功名
烜赫家世鼎盛而孺人以儉約自居簪珥服御皆屏其華靡
者事司農公暨繼姑楊太夫人色養備至以孝聞編修君預
修三禮悉心編纂得寒疾孺人每夜顛天願以身代比歿哀
痛不欲生潛取金環吞之幸婢姬覺救免而姑告之大義謂
當以撫孤爲亟乃飲泣強起摒擋家務井井如也撫孤子純
裕慈而教之嚴篝燈深夜讀弗稍貸也及司農公楊太夫人
先後歿哀毀中治喪一以書儀家禮爲準則先是甲午歲子
純裕登貢書壬子孫調復中順天鄉試衆方謂孺人當食節
孝之報逾年以舊疾發而終蓋孺人自編修君歿後哀言
甚得虛損之疾遇舅姑兩喪輒發至是卒以是疾終年之
卒年七十有四可謂中壽矣不知其疾仍節孝之所致也

人子一卽純裕孫二其一卽調次誠孫女一適國
今爲 知縣曾孫六映榮映柵映榮映樞
然有頭角云

贊曰余少時爲中書舍人適司農公由湖南巡撫以事罷歸
還直軍機房故余獲與晨夕相見至余以按察使陝西而司
農次子騏昌適爲縣令恒道孺人之賢及王子余主順天鄉
試調又出門下於孺人懿行知之爲詳三十九年地方大吏
以節孝請奉 旨建坊入祠烏頭綽楔照耀閭里其德行節
義蓋不待文而傳而余獲交於三代故從調之請据節略以
爲傳世有劉子政范蔚宗庶幾有取焉爾

節孝孔母唐孺人小傳

孺人唐氏江蘇崑山縣人句容孔君世求側室世求以服賈

居蘇州年四十無子其適張孺人爲委禽焉孺人知大義善
承張孺人意雍容閨闈若姊妹然越二年生子象升甫二歲
世求歿於句容孺人聞偕張孺人匍匐奔喪哀毀過節其年
纔二十四也於是其有欲奪其志者孺人慨然以大節自許往
往獨至河干井畔將致命幸偵者援之得免張孺人泣謂曰
吾門冀以不絕者惟此子耳居此恐終有變變則子更何恃
吾家親黨皆在蘇州當與爾速往無遲也遂挈孤子行居山
塘茅屋半椽操女紅以自食與張孺人相對怡然無怨色蓋
數十年如一日也今象升成立抱兩孫將以孺人之節請旌
於有司因俾予爲之傳云

論曰孔門禮義所自出故漢唐來賢達踵生莫可殫述而閨
門女士以節烈著者尤衆余嘗攷曲阜志所載列女自孔氏

適人者凡七十有三自他姓女適孔氏者至一百二十七人而博士傳鈔衍聖公貞幹之妾咸得預坊表大書特書於志豈不偉歟非孔門禮義之教薰蒸漸漬有獨深者歟雖然厲卓越之行人也經險阻患難而能以自全天也孺人神明純固宜爾子孫得於天而食其報者洵未有艾矣烏頭綽楔之典亦將與博士聖公之家同炳於宇宙也

顧英小傳

英字若憲亦號蘭谷長洲人少慧父安愛之常被以男子服出揖親友吐辭驚長者年十三始珥環縮髻字青浦張之頊父邁疾英焚香誦經徹晝夜不倦疾革剗其臂糜湯以進連母疾再剗之蓋篤孝如此顧氏本素封園林賓客以豪侈相尚英年十九歸張氏屏繁飾椎髻練裙凡酒漿醢醢必躬斂

而後獻姑喜曰此真吾家婦也後數年舅德純罷常山令進帑數千金英傾嫁時貲以償之之頃爲印江縣知縣舊事牽連禍不測英遣子鳳孫詣闕請代且爲營緩金事乃得釋然連年多故家益落或亭午爨烟闐然猶必脫簪典衣致一味之甘爲翁姑進膳雪夜凝沍與新婦女孫三世共擁一絮抱二火甕了不聞嗟嘆聲也子鳳孫舉博學鴻詞未第兩中副車授貴州貴定縣知縣人或惜之英曰人生通塞自有定命且受恩如負債亦非佳事也英喜讀書尤熟于史事工詩古文詞著有挹翠閣詩詞年六十二終貴陽官舍

節母蔣孺人小傳

孺人姓蔣氏我邑修竹鄉人也年二十二歸我友蘭圃高君高氏世以詩書爲職業本朝百六十年間相繼爲諸生者

六世孺人既歸親井曰慎蓋藏以家政爲己任俾蘭圃君不紛志於學君姑邵孺人年老喪明呻吟牀蓐孺人則借二婢扶持搔抑歷三載無倦色乾隆癸酉蘭圃君歿孺人啜啜泣教其子寶廉惟恐先業之失墜又九年寶廉復以病瘵歿孫培源甫三歲媳席孺人年僅二十有五孺人痛其子之蚤世也又憐弱媳之喪所天也茹荼集蓼相與撫此呱呱者俾至於成立嘗謂培源曰我家松門公自吳郡遷青邑至汝已五世矣而宗祠未建我有志焉而未逮汝異日願成吾素志又十年孺人卽世年五十有九

今上之十年培源謀於族人始克營宗祠於所居之南奉松門公以下粟主以時孝享蓋以成孺人未竟之志也先是培源欲以兩世苦節乞當事請旌於朝而孺人以年過三

十格於成例大吏僅以其母帝孺人入告於是培源痛大母之幽光潛德未獲長日爰丐予文以識之嗚呼孺人稱未亡人者二十餘年而年僅下壽且又沮於年例未蒙綽楔之褒則是孺人之節獨苦天所以報孺人之德者抑何獨嗇歟雖然培源有餘濟才好讀古書當世賢士大夫無不愛而慕之生丈夫子五人長成基年甫冠已有聲庠序餘皆嶄然見頭角是殆蒙莊所謂不報其人而報其人之天歟予與蘭圃有僑扎之契培源又游予門素知孺人行事乃擇其最者表彰之以俟邑乘之採云

女粹卿小傳

粹卿字慧仁年十七適嚴氏翁翰林院編修名福壻癸卯舉人名榮生子一女二長女曰金次女曰某三子曰潤生也以

乾隆二十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其卒也以四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年二十二粹卿少敏慧性情簡伉往往不屑不潔居京師久見婦女入權勢家植輿援輒指斥之常謂余兒弱息耳分不能揚清激濁安得作男子一雪此憤已亥十月余官副都御史又謂予曰昔唐貞觀之治不下文景而魏鄭公直言極諫無鯁避今大人官言職何時上疏論天下大事明年春予出爲江西按察使至今有愧其言也蓋粹卿六七歲先妣錢太夫人教之識字少長聞予讀書輒隅坐其側或取史書閱之故能知大義立志皎然如此先是四十四年余乞假葬先資政公粹卿始從先妣錢太夫人而南四十五年又從至江西余邁太夫人憂又從余歸里借壻居琴畫樓二年四十八年余召爲直隸按察使粹卿從至京師會祖姑之喪隨

舅還珠街里產後遂病瘵以終嗚呼余年三十九歲前生數子皆不育太夫人以爲憂旣姬人陸氏生粹卿太夫人愛之不以爲女孫而視如孫甫七歲母歿太夫人尤愛憐之提攜襁抱推乾就濕不以爲孫而視如子比其嫁簪珥服御所需一一出太夫人手雖生子猶時時置著膝上今粹卿之病也醫不名和緩藥不具參苓女童老嫗不聞伺寢興於左右湮鬱掩抑奄忽以終嗚呼其先太夫人名之耶抑舍其壻與子女樂從生女太夫人丁冥漠耶計及西安適在元夕之後余爲曾孫 歲閱五旬始愈追悼粹卿之歿并惟先太夫人之歿 壽動焉乃次其大概俾稍有聞於後云

春

五終

其大端則...
 一曰大夫...
 二曰大夫...
 三曰大夫...
 四曰大夫...
 五曰大夫...
 六曰大夫...
 七曰大夫...
 八曰大夫...
 九曰大夫...
 十曰大夫...

春融堂集卷六十六

青浦 王 利 德甫

公牘 一 與畢中丞

頃據皋蘭丁令稟稱賊匪復經竄至安定之西鞏驛搶掠馬
 匹前往馬營通渭一帶聚集於通渭屬之石峯堡聞該處暨
 會寧各回民俱被脅從頃據通渭來信賊匪約有一二千人
 搶占蔡家堡復在馬營地方掌號執旂焚燒搶掠又有該縣
 南路虎狼溝回民數百人急請大兵救援等語查通渭距馬
 營僅數十里現聞^俞二提督已帶兵自後追捕如何情形尙
 未得有確信容探明另稟等語又據平涼宮令來稟稱頃接
 會寧來札初六日巳刻據縣屬蘭州衛鄉約稟稱初五日晌

午忽被通屬楊家灣兒石峯堡回子數十人各執器械擁入莊內硬將四十八家男婦大小計有二百餘口同牛羊等項一併糾合引去止留本地回民黃姓六家靜寧回民單姓一家並未隨從等情又初六日安定之西鞏驛馬匹被官川逆回搶奪一空復燒房屋草束竄入牛營賊黨甚衆又初九日戊刻據通渭縣民董有稟稱現任義岡川初七日逆回約有二三百衆擁入莊內殺死男子三人舖面當舖盡被火燒一光是夜擾害鋪隴川白山常家莊初八日擾害魏家岔石溝黃家岔花停下各地方今賊回現在這屬十里堡擾害理合報明等語某看來賊衆明不敢與官兵對仗而四出焚燒搶劫實屬狡惡異常是以奉馮藩司札諭各州縣多撥民夫守護城池並卽各設臺站以通軍報但此時各路官兵雲集而

制府在打喇池將軍提督駐安定明副都統在靜寧尅期合勦正當其時總俟一兩日內得有大捷確音庶可挫其猖獗逐一掃除但賊人延蔓而內地空虛且大人酌調之晉兵又經停止聲勢稍孤可爲顧慮然計旬月之間未能蕝事則羽林勁旅自必添派西行耳至長武一帶民人安堵自如極爲寧謐而除一二次驟雨之外卽行開霽風日晴和豪無氛禳之狀以氣象占之陝省沿邊一帶自不至有虞意外但究不可不稍爲預備某現與黃世職樊令將應備事宜潛密籌計所費本屬無多而外間亦豪無知覺合併陳明

又

某於五月初一日巳刻由隴州回抵長武察看地方寧謐各要隘巡防兵役均屬認真似可無虞疎懈至福大司農於三

十日馳抵瓦雲驛所過長停口兩處應付亦俱妥協頃又得張協來信據稱賊匪前攻靖遠被官兵殺退至打喇池狼山口地又遇剛堤督帶兵到彼接仗殺賊多人寧夏之兵亦到狼山賊匪竄往官溝此官溝卽安定縣地方前馬明心住居之地二十七日剛提督自劉家井起營前往官溝賊匪此時已到會寧安定一帶村莊滋擾西安調來官兵可一直由大路到彼勦滅等語查此次逆回出沒無常與從前株守待斃者迥異且安定會寧等處係陝甘往來通衢恐於文報既不無阻滯而逆回自西北轉而東南相距陝省亦近以某愚見揆之此時滿漢各兵源源西指逆回自不敢迎我軍鋒自投羅網且福大司農已檄令滿兵一千前赴蘭州亦不敢遽將大路梗阻惟恐官兵過竣賊回逆料陝境空虛潛來滋擾卽

使城池無恙而村莊聚落搶掠一空亦大爲地方之害此事關係實爲重大但固原提督本轄陝省地方並非屬於甘省當此勦賊緊急之時固不可稍分畛域然亦富兼爲陝省思患預防昨奉制府檄開稱賊已渡河而西現在靖遠會寧一帶是賊並未渡河該處回人甚多抑或另爲一股鬼域行蹤旣不能得其要領而平涼一處係東南門戶聞知府都司皆不在城又何以資控扼大人似宜先札致剛提督告以賊衆轉向南行儻有竄入陝境之勢應於何處堵殺應調何處官兵應用囑其未雨綢繆卽有臨時堵截之處或不至於掣肘

又

查現在欽差陸續過境且官兵火藥軍裝餉鞘等項均關緊要沿途需用車馬甚多必須斟酌應付以期妥速是以某

前赴邠乾一帶親行查看途次迎接 欽差備知進勦事宜均荷大人籌酌從此早就掃除實屬陝甘兩省地方之幸及詢問甘省運糧情形某以此次係內地用兵州縣常平倉穀想有存貯撥運尙復不難惟聞通渭伏羌等處頗多山路窒礙行車而平鞏二屬居民逃竄更無牲畜可雇卽從遠處雇來而預備草料實屬艱難查甘省所謂官兵大約陝省滿漢兵八千名甘省滿漢兵一萬名川兵二千名又屯練一千名晉兵二千名又鄂爾多斯兵一千名京兵一千名碾伯洮州等處土兵約二千名官員跟役人等一共二千名最多不過三萬人卽以一升寬餘計算約每日需米麩三百石應用馬騾三百頭運送查各州縣備有米麥之地所距軍營約三四站五六站不等酌中以五站計算約用馬騾一千二百頭以

每騾二十兩計之需本價銀三萬兩軍需緊要卽多費亦所不惜惟每日需草一萬五千斤而鞏平等府州縣山乾土燥不生好草又須運送草束而草束運自遠處又須牲畜牲畜又須料草碾轉籌備所費不資某思鞏平二府內村莊堡寨所被賊匪焚燒劫掠不下二三百處聞此時失業小民伏處土窟山洞窮餓不堪者甚衆若將此等貧民照川省運糧之例雇來應用既不至有辦購馬騾草料之難而收拾此等乏食之民俾其輓運以資餬口不至流蕩無歸或轉爲賊匪所用并至別行嘯聚以兩夫當一馬計需夫三千名又須糧五十石而此項民夫口糧若須轉運亦滋累墜應於每夫所背五斗內酌加小米一升否則加麩二升則只有米麩本價並不必開銷運價而麥米兩項以甘省常平舊例計之每石不

過一兩計官兵每月需米九千石人夫口食每月約九百石
共計不上萬石源源磨碾儘堪接濟而每夫既有口食再酌
給銀六分每日需銀五百四十兩每月需銀一千六百二十
兩共計米銀二項每月一萬一二千兩較之購備馬騾大有
節省且可藉以撫卹窮黎至鞏平二府內儘有山路崎嶇車
路不通之地該處民人自宜習於背負而所須竹背子棧道
內家家有此若令各州縣辦出二三百件一呼立至便可解
赴軍營應用近劉樸夫之意恐賊人梗擾大路竟欲先辦底
店之賊某詢明底店一處路通莊浪係兩山中夾一川南連
秦鞏諸山樹木叢密道路甚多其中回民本有一千餘戶加
以各處竄來之賊不下一三三千人而寧夏延綏兩鎮並西安
駐防阿拉善兵共計二千五百名分道進剿亦恐不敷此次

欽差督兵必得謀定後戰連著克捷方可以壯人心而寒
賊膽某并詳告樸夫務宜從長籌畫勿遽為買勇先登之計
以昭鄭重所有途次議論緣由謹詳悉縷陳伏惟鈞鑒

又

本日子刻接得甘臬司八百里來札稱制府前致撫軍派撥
協濟甘省馬二千匹自當預備齊全祈卽飛飭趕赴站所供
支要差幸勿刻遲再隆德之盤龍山及莊浪地方均有賊回
欽差固須帶兵前來馬匹來甘亦應撥兵護送等因嗣於
已刻復準八百里來札事同前由某思近日屢奉台諭未有
派辦協甘馬匹二千之文且陝省邇年物力艱難迥非昔比
是否尙能購備殊未可知而陝省調出滿漢官兵幾及八千
現在實無可調 欽差應帶何兵及兵數若干亦未准甘省

知照至長武存兵除八十七名尙應撥還興漢鎮外實存兵一百三十名如果購得馬匹二千解送前來兩馬一兵亦屬無兵可資護送業卽逐一詳明飛覆去後旋接藩司來札知此事揆之現在地方斷難措手具見軫念民依實屬陝省官民之幸至於逆回近日情形更爲猖獗以致六八百里驚報日夜紛紛俱有賊回欲來平涼鳳翔之信其自隆德來者已秦州之官子鎮與隴州馬鹿鎮最爲切近其自隆德來者已近華亭距隴纔六十里且華亭與靈臺接壤而據華亭武令來札稱靈邑回民不少已有宰殺牛羊約令議事之信而武令因兼署崇信至今未回靈臺僅存外委一人兵丁三名是以百姓逃往山中藏匿者不下數百人若逆回一至靈寧縣令既不在城斷難固守查靈邑與陝境犬牙相錯如有疎虞

則賊勢南逼隴州東逼麟游西逼長武在在皆堪滋擾而據路令稟稱麟邑近山百姓亦甚驚惶奔竄實與陝省大有關係仰承兩次派撥滿漢官兵駐隴又將宜君兩營兵丁駐守麟游稍資彈壓但涇川地方已經堵閉填塞三門僅留一門出入並派人夫千名登城守禦此間雖尙安堵如常亦不可不先防範現囑樊令密雇精壯民人並酌辦一切以防意外矣

又

初六日戌刻接奉台檄敬領一切承諭鳳翔長武隴州一帶極宜堵截况現聞有匪黨李旺川至鳳翔糾夥等事尤宜嚴密稽查又諭賊人若由通渭竄入秦鞏搜捕更爲費手應就近與三鎮臺酌商布置等因仰見先事綢繆防患未然之至

意查陝省西南與甘毗連者係邠州鳳翔漢中三處而漢中僅畧陽一路相距安定會寧尙遠惟長武係通涇州大道北距寧州正寧南距靈臺皆與固原平涼不遠至鳳翔之隴州崇信華亭靈臺清水接壤尤爲切近此次三鎮臺帶領官兵尙未知駐扎何處且恐於此一帶道路情形未能深悉查署鳳倅黃秉哲人尙明白且係海澄公之子頗知營務事宜近日稽查隘口路逕亦屬深知某已派其隨同三鎮臺酌量道路之遠近隘口之險易分別駐兵防守務使所駐之地適中扼要彼此照應呼應俱靈始可以免疎虞而壯聲勢再某等文報由長武而至隴州若仍內地行走不免致稽時日查自長武而至靈臺之獨店又自獨店而至麟游縣之天堂鎮又自天堂鎮而至鳳翔縣屬之寶峪山又自寶峪而至府共計

二百十里若於獨店等三處各安馬二匹派兵三名暫供馳送卽使三鎮臺駐扎隴州而自鳳翔以至隴州計程一百七十餘里文報一日可通於詢商事宜實爲有益並已令長武麟游鳳翔等縣酌量暫爲安設至長武計共有兵一百三十名除去字識及看守軍裝衙署十名外又派撥五十名防守隘口派撥四十名分守四門所存三十名兵畱爲雜項差使之用此時賊衆設有數百千餘前來滋擾自不能遽行堵勦若僅零竄逸則嚴密查拏自可卽行緝獲數日以來該騎都尉黃連輝督同弁兵等晝夜巡邏某亦親往查察見伊等均屬認真又分派朱勳干衷及長武典史郭振吉等前往隘口稽查均無疎懈再初四日盤獲回人陳斌安才二名詢係邠州人向在巴里坤一帶放羊爲活搜出書信亦係同往巴里

坤回人托帶之件並無別故然究未可信已將伊所供兄弟
親戚交與邠州張牧傳詢再行酌辦本日又拏獲回人王念
姓子係固原州人據稱於閏三月十七日出門傭工至邠州
醴泉替人割麥今將回固原其隨身亦並無書信然自認新
教不諱且稱所認識醴泉回子馬敦等五家俱係新教又固
原州馬保係該犯同習新教之人該犯年僅二十餘歲故作
重聽而按其時日正在田五等滋事之先恐卽係前來勾引
通信之人現因並無質證飾詞狡賴查馬敦等均在醴泉應
將該犯解赴西安以便就近查拏質審除備文另詳并行西
安府醴泉縣及行查固原州外先此奉聞某往來西路各州
縣自永壽而邠州見此百餘里中岡環嶺復雖係土山尙爲
高峻又其下涇水環之若在太峪停口之間相度大勢就險

陡之地再加錐削建立嚴關且於關前厓礪之上分設卡砦
以絕仰攻洵爲西路之咽喉足資控扼至長武一縣土田平
曠正唐莊宗語周德威云平原淺草可進可退若用騎兵接
戰必能得利至爲防守自固之計則四山開豁全無阻隘敵
兵可以直抵城下且東距停口三十餘里設有兵數百名繞
出縣城之後直據停口將內地援兵亦難接應且城中井少
其南泉水一道又在城外若爲賊兵所據卽慮無水可飲昔
范文正公經畧西夏駐在邠州其時宜祿故址卽屬長武縣
城文正不駐長武而駐邠州者大概因此之故况長武三里之
城雖尙堅固然西南一角並無溝塹城內居人幾千家凡煤
桐油石灰等項爲守禦所必須悉皆短缺鐵石工匠俱無此
時賊勢雖未必過平涼而東敢來滋事然不得不防患於未

然某頗與樊令密爲部署應購之物先爲籌運總使地方毫無知覺而有備可以無患謹此密陳伏祈裁鑒

與圖布政使

薩布

啟者此時賊勢鴟張當事頗爲棘手然揆其致此約有數端軍營自將軍而下都統提鎮等雖有十餘人皆未曾行陣而副都統五岱本稱歷練但鄭重小心守有餘而戰不足則勦殺之責無人敢任其故一也將軍提鎮各有主張大抵勢均力敵而制府尙在安定總統無人誰能調度其故二也大凡行軍之道探知賊人聚處卽不可造次進攻亦當挖斷路徑分設卡倫使其不能竄逸然後圍而感之時日雖稽易於殲滅如從前之困烏什前次之困化林山皆如此辦今則鷹巢石官川之賊悉皆任其逸出其故三也追勦之時當先相

度大勢熟籌途徑分路分兵四面攔截始可堵其侵軼不致糜爛地方今諸軍約計共有一萬數千均從西北一帶而來名曰尾追實則任其逃竄驅往東南其故四也且賊回愈聚愈多前此不過焚掠村莊今竟敢於破通渭圍伏羌查通渭以初九日被攻若卽派兵數百名星馳救護何至爲其所破今者伏羌被困亦未聞發兵救援坐視存亡實爲不解况自鹽茶而靖遠自靖遠而通渭由通渭而伏羌等處蔓延已經六七百里焚掠村莊寨落據報者已有二三十處受其荼毒者不淺現在平涼隆德之間均有賊人若伏羌一破非南走秦州卽東走隴州且聞隴州城郭坍塌不堪所幸撫軍續派滿漢官兵前往稍資防禦然此時賊勢五六日間輒又換一局而若必俟屯練阿拉善兵到日方始動手又須一月有餘

春高堂集卷六十一
九
恐賊人東馳西突又不知如何猖獗今福大司農馳驛前來
自爲可恃但此時總以先赴隴州迎擊賊人最爲要務祈將
甘省用兵情形備細指陳力爲懇懇撫軍本與司農至好且
知撫軍在陝年久深明大勢必見聽從况自長武而至通渭
較之由隴州而至通渭一帶程途較近如其定計赴隴在省
城一面發摺一面由八百里行文令黑峯山各營分兵一半
計可得兵六七千人令其飛赴伏羌秦州一帶前來會勦計
自省行文一日可抵黑峯山又黑峯山分來之兵三兩日可
抵秦州一帶由通渭而至伏羌不過百餘里由伏羌而至隴
州邊境亦不過四百里福司農三四口內馳出隴州此項官
兵卽可迎見况現在三鎮臺尙駐長寧未曾進發查黑峯山
軍營及石峯堡賊巢均係通渭地方已有兵一千五百名合

之黑峯山分來之六七千最少已有八九千人屆時制府將
軍截其西北司農攻其東南賊更何從喙走且三雜谷屯練
檄由成階一路行走則至鳳隴一帶併入司農軍營更爲近
捷然此兵全在帶領得人從前漳臘營參將張芝元駕馭番
人實能得其死力此時不知陞調何處想必尙在川省此人
亦司農素所知悉必調其帶領前來可更得濟也某見現在
情形緊急不得不爲出位之謀祈以所陳詳致撫軍從長計
議若得如此辦理庶可早爲撲滅縷縷不盡

又

逕啟者昨得明副都統陣亡之信驚聞倉猝飛致撫軍想當
立卽傳知是以不復另函具達茲據陳臬臺來札據靜寧拏
獲之楊五十三有石峯堡逆回欲從秦安之蓮花城前擾隴

州之語又據涇州來札初十日賊回攻破通渭王知縣已經被害是賊回猖獗異常實堪痛恨此次官兵由西北尾追故賊漸走東南然大軍雲集終無合圍會勦之信殊不可解今醜類漸集漸多非西走洮岷即東走鳳隴且聞搶掠地方先取驛馬次取口糧若驛馬有餘竄走更為迅捷查通渭縣城既為賊人攻破由通渭至碧雲關三十里由碧雲關至蓮花城一百十里又由蓮花城至龍山鎮六十里又九十里即至隴州所屬之長寧驛共計程二百九十里路途不遠實足為陝省之憂陳臬臺之信某已飛行三鎮臺籌辦計三鎮臺接得此札必帶兵竟赴秦安堵禦鳳隴一帶更屬空虛萬一有一股賊回滋擾從何抵禦某昨者不揣冒昧請於興漢所屬之白土等五營內再挑兵數百名以為接續今聞剛提督

又咨興漢鎮派兵二千並令調幹勇大員帶由鞏昌一路進勦此必將白土等營官兵酌量調出以充其數則鳳隴需兵更屬一籌莫展况此時甘省自制府而下將軍副都統提督總兵統領大員已有十餘人而陝省興漢鳳一路地方遼闊並無統兵大員以資彈壓堵截尤屬非宜熟計此時賊勢斷不至再折而北向竄入固原慶陽寧夏之理而延榆一路兵數尚多或從策鎮臺處分出兵五百名前赴鳳翔等處以為三鎮臺策應則聲勢尚為可恃且由定邊而至鳳翔若從涇州寧州慶陽行走計程千里十日可到尚不至於緩不及事而已經奏明調遣之兵較之再調西安滿漢官兵又須具奏者似尤便易祈詳加裁正并即請撫軍酌辦

又

本日丑刻接三鎮臺來咨欲將所帶與漢鎮兵盡行撤回帶領進勦如此則鳳隴一帶俱屬空虛閱之殊爲焦悶當卽請示撫軍就近別調官兵先行防堵正在泐行奉致茲接琅緘敬悉三兄先事綢繆已將軍標五百先赴隴州並令就近營路再派五百名一同駐守仰見相機籌度洞中機宜於以鎮人心而安邊圉所裨於軍國者甚大不但區區鄙悃敬佩良殷已也惟是三鎮臺於所帶一千名之外又調五百名此項官兵制府本以爲隴汧一路堵截查拏之用今據宋守來稟因剛提督調兵二千又將此項所調鳳漢寧三處兵丁作爲征兵恐就近營分更無他兵可調其延綏鎮屬誠如來諭尙有各標協官兵可資防禦咨令策鎮臺速赴隴州實足以供應援但從定邊至省已有一千六百餘里又自省而至隴州

約五百里計非二十日不能到隴未免緩不及事今探得自定邊環縣慶陽寧州涇州以至長武計程八百九十里又自長武靈臺麟游鳳翔以至隴州計程三百里合之約一千二百里較之由省行走計近千里但此一路是否可以備辦車馬未能深悉某已札知慶陽王守囑其從長計較如其此路可行就近飛札致明策鎮臺迅卽帶兵行走以免紆迴王守雖經到任家眷尙在秦州昨聞賊氛伊邇其家搬在鳳翔渠卽不爲公事計亦當爲家口計想能悉心籌辦總俟得有覆信再以奉聞路程單并送台覽至晉省官兵業經奉旨停止此時且毋庸再奏惟川北鎮兵若從成階而來相距秦隴較近而三雜谷士兵四十六年業經調用頗爲得力如旦夕閒未能蔽事該二處官兵恐須籌備或轉請撫軍飛札川督

請其密爲部署似無不可愚昧之見是否有當惟希裁擇

又

昨晚一緘諒呈記室頃者載惠教言並示馮藩臺書札具見
明晰周詳斟酌實爲盡善業已遵照發行矣至福公海侯及
巴圖魯侍衛前來所有協濟馬匹一俟解到卽令黃倅等查
收聽候甘省委員來領但 欽差大臣侍衛行走迅速約計
月盡月初當抵長武而馮藩臺接札之後派員來此恐 欽
差先已過涇於事轉爲無濟以愚見揆之應俟廿五六日馬
匹趕到長武存留喂養倘 欽差將到之一二日前尙無委
員信息此項馬匹卽令黃倅等解至涇州收管囑其仍聽甘
省藩臺飭知到日分撥辦理可見陝省協濟馬匹原到在大
臣侍衛未到之先一使此項馬匹存在涇州該州馬匹如有

不敷亦必取來應用則長武騾馬便可換回是否如此未敢
擅便統俟覆音再行酌辦似不爲遲頃據平涼官令來稟賊
有從隆德來攻平涼之信該處民人極爲惶惑并聞城外回
子已有變動之形倘得稍遲數日則巴圖魯侍衛從此經行
或可以稍資彈壓而晉省蒲州一帶官兵赴秦較近若能一
面奏請一面咨令起程則月初亦可來長庶足以供堵禦否
則終恐鞭長不及耳再官令有道路難行東省餉銀暫時留
住幸勿前進之語某思餉銀旣已難行軍火豈宜輕進况此
等鉛藥前奉來文原以爲將來屯練等兵到日進勦之需此
時亦非急用倘有疎失關係非輕某不揣冒昧已飭令柴吏
目等解至涇州卽交該州收貯某仍飛報將軍請其調取到
日卽從涇州解往似爲萬安謹此奉達不勝依溯

又
兩接瑤緘諸叨垂示順悉起居迪祉欣慰良深此番涇州預備馬匹稍覺寬餘頃據程牧來稟過站之馬不過數匹車輛不過十餘日內尙可招尋更換想此後亦不至如從前之甚矣至石峯堡地方近訊到過之西安人曹光方等稱此堡離通渭縣城五十餘里在鹿鹿山上望之一切了了可見其地四面陡壁一路可通官軍進攻必須下溝復上其內帳房房屋兼而有之而土窰石洞尤多賊人藏匿皆在其間頃閱明史前明亦曾用兵於此爲期不過秋冬且可列兵圍守則此番仿而行之似不難於掃淨也晉兵已調石峯堡爲安設卡倫之用黃通判仍補鳳翔之處業已飭知極爲感荷不勝馳溯

又

逕啟者某昨至永壽得有石峯堡捷音並准陳臬臺來信有卽日凱旋之說恐各站將協濟車馬於京兵過後全數撤回一旦班師卽有措手不及之慮是以飭令西路各站暫留應用仍俟三兄酌定另檄飭遵今三四日來軍營轉無撤兵音信而協濟車馬存留站上大約每車一輛需銀一兩七錢至二兩二錢不等卽如三原一縣協長車六十五輛以二兩牽算每日卽需銀一百二十兩若以一月計算需銀三千六百兩又如涇陽一縣協長馬二百二十匹以每夫每馬計算每日卽需銀八十八兩月計亦有二千六百餘兩里下豈能如此賠累在沿途各州縣只圖自便以爲多多益善不復更爲鄰封籌計但日擊情形竊謂永邠長三處或先酌撤一半或

撤十分之七且富平三原等縣距永邠長尙近一有班師信
息飛調亦正非難應否如此伏祈酌定卽速施行

春融堂集卷六十七

青浦 王 昶 德甫

公牘

與顧鹽法道 長絨

郵亭分袂未及一旬回溯德星已殷飢渴茲接琅函深承存
注如覲清輝曷勝欣慰某初到此閒處處風聲鶴唳且自邠
州東至咸陽各州縣兵止有城守一二十名而西安正際興
修城垣拆卸守禦全無訛言四起人心惶惑又固原至長武
不過百餘里逆回若稍窺虛實卽以千人直指西安大勢卽
憂瓦解但計制府提臺俱由固原前赴鹽茶進勦逆回旣不
能南出瓦雲大路東行况其逃竄之跡漸向西南必因河西
新教居多而邠州一帶回民頗少逆回此際斷不肯轉至勢

孤無助之地且陝省官兵陸續赴甘殆無虛日皆出長武涇州逆回亦斷不敢迎我軍鋒自投羅網以此揆之長武雖處邊隅自可無虞意外現在長武所有宜君兵五十名已經撥赴各隘堵防存城兵三十名合以某帶去差役二十名分守四門實爲單弱然旣無他慮自可泰然處之至於西路各站過兵應付某已令各州縣先於本境內預籌車輛應用茲蒙撫軍藩臺酌令鄰封協濟從此滿漢各兵陸續前來自無憂於不給惟乾州一處尙無協濟明文高牧頗形竭蹶望卽婉致藩臺一體撥給俾利軍行至滿漢官兵閒日一起大約五月初十開方能竣事耳賊衆情形某與樊令屢次遣人前探及得該處州縣將弁報聞彼此互異終屬模糊卽如搶掠西安州之賊究有若干其前赴靜遠蘆塘之賊又有若干此時

或竟悉其醜類肆行抗拒或已分路逃竄潛出搶掠且制府旣令折去河口渡船所稱渡河而西又係何從過渡其前所稱紅老靶莊及海成小山兒之賊是否先已掃除一切逆回要領旣不能知而官兵勦捕次第及如何籌計之處亦屬無從探聽因此殊爲煩悶察看此次逆回行徑或因前在蘭州化林山一處致被 大兵回勦靡有孑遺此時欲爲分頭四出之局亦未可知在賊勢旣分則到處州縣擒拏自易第恐其散而復聚聚而復散如鬼如蜮出沒無常此則郵莊聚落無受其荼毒而官兵分路追蹤亦頗爲棘手昨撫軍來札云恐不能朝夕了事誠爲卓識第未審高明之見以爲何如耶肅行敬覆不盡馳溯

又

聞會垣之內頗有訛言或謂城隍廟不許買賣已經關閉者或謂回人所開店舖俱已收起者或謂當舖已歇或謂官員家眷已有出城者或謂城工已經停止者傳聞不一原不足憑但廟中止須禁其夜市而一切店舖當令其照常開設其城工力作多人此時亦似宜分付大小工頭嚴加管束夜間不得入酒店茶坊日中仍令在工分頭做活自不至因遊蕩無歸轉致事衅至於官眷幕賓先去以爲民望更爲不可某已分派幹差在於各城門查檢如有規避遠颺者拏回分別懲治某遠在長武不應爲出位之言特以省城根本重地今賊氛甚遠萬無卽犯西安之理而風鶴頻驚已經如此萬一鳳隴之間稍有擾累則人心渙散當復如何此時固當爲遠慮深思之計而亦必爲從容靜鎮之謀卽如各衙門酒食宴

會從前或以蘇道臺有事稍効春相之義此後卽宜照舊舉行况大兄旣已得麟更應排日連晨共申燕喜史敬塘之破梁兵也樂聲不輟而如費禕寇準諸人亦皆圍棋宴笑不改平時未可以憂勤過甚轉使無識之徒多滋議論多生惶惑也長武雖亦試鎗演砲而閭閻熙皞若不知兵然賊若從隆德小路前來實不過二百餘里也方伯不及另札祈卽以密致之

又

十二日戌刻接奉來緘諸承乖照極深感佩所有劉忠在平涼來稟探聽回賊情形謹鈔錄呈閱至長武平陽之地賊回未必敢長驅直入但計平涼以東直至西安此十餘站中所存各州縣城守之兵多者不過三四十名少者僅止十餘名

今提臺所調綠營官兵已俱過竣若爲賊回窺破只用二三百人前來搶劫誰能禦之此亦不得不爲萬一之慮若零星逃竄之賊則盤查嚴密或可不有漏網耳承諭省城各營內並無存貯刀矛蓋因營中公費既少攤扣又多所有軍械只敷現帶自不能再有多餘邇年來辦理營務過緊過嚴所以如此然爲 國家緩急之需必當寬爲儲備未審三兄以爲然否今某已指銀二百兩交與長安王令囑其酌量購買運送長武矣

又

久疎奉袂時切神馳茲者接到手函如親警歎藉悉與居迪吉欣慰良殷阿中堂所帶頭起官兵二百五十名何至需用車馬如此之多弟從前追隨數載所見中堂儉從不過十人

行李蕭然一二十挂包之外別無長物今閱前途單上所開實爲不解近聞京城保定等處無賴匪徒遇有 欽差出使夤緣竄入凡家人之謹愿者導以跳梁馴良者懲其凶惡無理取鬧不獨馬匹飲食需索多端且訛騙銀錢者盈于累百不一而足實堪痛恨弟已現飭各站查拏一經查出卽行杖斃尙祈助我努目也至於西路各站仰承省會諸公悉心籌畫續派無差之州縣撥馬協濟又添車百輛雇騾三百那長兩處想不至有遲悞矣

又

昨肅蕪緘具陳福大司農過境情形諒已早登融鑿茲者載奉翰言又買馬五百匹協甘應用並俟阿中堂將到邠州再送涇州尤屬權衡盡善某於近日軍需事宜未嘗無一知半

解惟於車馬過站一事再四思維實無良法蓋下站既無車馬則侍衛官兵等豈肯舍此現成之物轉與本站官員從空爭鬧况車既載有軍裝馬亦俱有鞍轡夫役等又豈能或搬或解竟將車馬趕回若涇州既有馬匹則長武之馬自不致於過站此實事勢所必然然愚意於阿中堂到邠之日先將馬三百匹解送涇州其餘二百俟第三起京兵到邠時再行送往若全數解交恐即阿中堂一起已經用盡不能復畱餘地以應後起京兵將車馬仍不免於過站愚昧之見未審以爲何如順頌行祺不盡馳仰

與馮布政使

光熊

敬啓者前日西安滿漢官兵過長所有應付車馬行至涇州當被該州強拉過站經押送車馬之經歷朱勳具稟前來其

因長武差使已可無誤而涇州車馬短缺當此軍行緊急不宜稍分畛域是以聽其過站並經附便布聞乃迄今幾及兩旬而未回之車尙有六十八輛未回之馬騾尙有十六匹頭及差幹役飛探前途則稱一路並無更換已直拉至軍營現在不知下落等語查此項車馬係三水扶風鳳翔協濟者居其大半餘皆雇自民間目下既無蹤影不獨里民呈控紛然難於批示而三水等縣稟請撤歸者亦屬無從回覆實多棘手且此時已經拉去之車馬既難籌辦而察看逆回形勢一兩旬閒未必即能竣事將來 欽差大臣侍衛京兵接踵而來起數不少若涇州一帶不能支應又復如此強拉過站有去無回何所底止且長武所辦車馬並非有餘倒換不及定至官兵壅滯若必不容過站恐彼此紛爭拉奪或滋事釁更

屬不成事體再大臣侍衛京兵前來即使軍裝等項僱用長驃而三五百名一起所需乘騎馬匹已爲不少現已致明陳臬臺飭令涇州先爲籌畫勿致臨時掣肘且甘省東路各州縣業經執事發給銀兩儲備有資此時更無諉卸所有涇州一帶應商預備之處謹以聞於左右至邇來靜寧通渭之間仍有逆回滋擾倘得捷音卽希飛示不宣

與陳布政使

步瀛

昨者敬覆一函諒已早登籤記茲接來章具稔京兵頭起已於十五日自隆德起行亟須騾頭協濟查僱覓騾頭應於三原涇陽一帶路長日緊斷難應手而長武以東各站所存亦屬無多某再三籌計西路各站協濟車輛此時正擬撤回若以一車坐兩兵兼之軍裝行李儘屬寬餘其車沿車尾亦可

令餘丁隨坐最爲妥便現飭每站儘數籌撥計可得一百三十輛足敷供應並已分爲四起於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五二十七日起赴隆德以資應用其領兵官員每起爲數無多應騎之馬不過五六十匹想甘省儘能支給也至車輛價值趁空去時每日八錢裝載回時每日一兩六錢各站自行應付并希迅飭各州縣逐日給發毋使吏胥剋扣以致車戶等或有爭執停滯之弊端此飛覆順候指揮不宣

答敷副都統

森布

接到華緘諸凡領悉具見執事於堵防嚴密之中得從容靜鎮之道此時賊回滋擾尙在寧靜西界然州縣已露慌張情形實因承平日久而地方官又皆未知武備是以不免驚疑卽如某在長武兵丁只有二百三十人今分查隘口七處兼

守四城布置粗有定局民間安堵如常毫無恐怖而永壽邠州尙在內地轉已填塞城門可知人情易動處處皆然但看回賊情形俱先擾邠堡不敢遽爾攻城其通渭之破伏羌之圍皆因往來數日窺見城中兵力孤單外無應援故敢如此然有備無患誠如尊諭不可不嚴行防守也至示駐劄之所在於可通華亭要路實爲得當而放卡兵丁分則易而聚則難之語更非諳練戎行者未能知此也此次福司農及阿中堂先後出京所有一切機宜統俟指示再以奉聞

覆浦布政司

霖

久別鴻儀時深神溯比接教言具稔行祺迪吉曷勝額手伏惟執事本係軍需熟手昔年錦水已著成勞今茲駕熟就輕自更易於料理惟是魯巖方伯遠在蘭州加以靜寧一帶賊

回阻梗東路軍資幾慮鞭長莫及且甘省地瘠民貧近被逆回焚剝民戶流亡一切購備供支論者遂謂無從下手但蹂躪之區不過鞏平二府其餘各府州縣完善俱多不惟倉貯充盈而如甘涼之馬秦州寧夏之芻薪迅爲徵調尙可無誤軍行幸得長才綜理計出非常自必咄嗟立辦俾士飽馬騰以資進剿辱叨連壤何幸如之至於陝省情形迥非昔比而近日辦車辦馬分頭協濟爲數甚多當此筋疲力盡之餘更不能爲從并救人之計臺從過西安自可悉其梗概也攻剿情形軍營甚秘此間偶有所聞均已報知省會想俱照悉不復贅陳

致書安肅鳳道

儀

所諭 欽差臨境車馬不敷查甘陝本屬一省且際此軍書

春風堂集卷之六十一
萬緊之時更不應稍分彼此但陝省邇年物力艱難大非昔比且前此西安滿兵過境所有車馬均被涇州過站直抵靜寧官軍失挫之後至今尚有車百餘輛未回而協濟州縣及長武本境百姓紛紛呈控某每以事出至於馬足擁擠不前甚有叩頭流涕者某思此等車馬皆係小民膏血今一去無還以田家耕種所需銷歸烏有伊等家計幾何豈能當此苦累若復爲自了之計則甘省軍務方殷而賊勢燎原滋蔓陝省官員皆應切同袍之誼萬不可視同膜外所以返而自思下無以對黎庶上無以對友朋焦勞中夜有不能盡宣之紙墨者然昨撫軍已再購馬五百匹爲中堂赴甘之需但陝省除前次協甘五百外有協濟本省西路邠乾永之車馬又有撥協南路鳳翔隴州之車馬又辦長驛長車爲直送京兵之

計需用甚多雇覓甚爲不易各州縣皆已焦頭爛額幾於無計可施此項五百匹馬雖極力飛催斷不能一呼立應俟其陸續購來總在京兵未到之先按次解往以資應付然京兵已用長驛長車所應預備者不過官員更換之馬又辦五百似足敷用若使州縣不加節制一任京兵跟役橫行拉搶卽使再添數倍亦恐同歸於盡耳甘省地瘠民貧又遭賊回殘破地方已屬不堪若陝省又復紛紛派累元氣大傷則可憂者更大不止貽誤軍需僅以官殉之而已想高明必已洞燭及此也

致鞏秦階道宋 維琦

昨接馮藩臺來札具悉撫卹事宜均資經理可謂得人前謁福制軍知鞏平等處被擾災黎已奉 恩綸賑卹仰見

聖主如天之仁而以當今時勢揆之亦必宜如此蓋自逆回滋事以來轉輾七八州縣所掠郵莊堡砦不下百餘聞土窟山洞之中在在哀鴻散處若得悉心查覈不惟全活甚多而不致待斃餘生轉被賊人迫脅所關係於事機者尤大今得長才綜辦無隱無遺使無告窮民均得上邀 渥澤是不獨爲甘省地方額手志慶也

與同州閔太守 鑑

逕致者昨准提臺來檄拏獲賊匪吳金有搶通渭伏羌秦州潼關等處以斷文報之供而聞省城所獲奸細亦有此語雖此時賊勢距潼關稍遠而貴府所屬之大荔朝邑回人最衆萬一奸匪早已潛來勾引所關非細自當嚴密小心上緊防範但各州縣疲玩成習不論事之緊要與否先交幕友而募

友卽轉付吏書是以事未及辦而外間早已喧傳甚至展轉造作流爲訛言當此萬分緊急之時豈宜再有玩視務祈嚴飭各縣斷不可稍有張揚密之又密上緊稽查再聞大荔朝邑等處鄉間回衆與漢人分堡而居伊等所爲何事漢人全不能知如何各就本地情形設法查察尤希指示明晰飭令遵行并將設法查緝之處卽行具覆

與歐同知 煥舒

密致者查甘省回民滋事現經各路官兵會齊合勦諒可指日掃除但現在靖遠之鷹窠石安定之官川皆有賊人而會寧通渭靜寧等處又經搶掠焚燒賊勢自西而南此間雖尙隔平涼一府然有備方能無患已將守禦堵截之處各爲預備惟長武營中雖有威遠子母馬蹄砲位三種尙少砲子而

此地並無生鐵亦無匠人能鑄聞省城軍裝內砲子尙多今發交畫出圖樣計共六種祈於所貯砲子中細心查檢每種各得八十枚已足敷用如或多少不等共計大小得四百子亦足供緩急之需一經檢得大約所重不過二三百斤雇覓健騾兩三頭運送來長卽雇長車亦可所有車騾價值均於此間給發再查檢之時不必聲張而起運之時皆須包好總在密行部署無人知覺爲要所以不用所車者亦恐一用所車經過州縣卽將運送砲子緣由通行詳報致涉張皇地方官不知事體者多務宜密之又密本司在此預辦一切皆不動聲色是以民人皆熙皞如常並無驚擾也俟得覆音另用印文調取至事竣後或仍將原物運還或卽畱貯長武營中其料價另從本司歸欵臨時酌辦不宣

與咸寧長安兩縣

長武一處今已過滿兵二起及軍標兵一起應付尙無遺悞但兩首縣應付兵差當將各項官兵確查支應定例先行知會該營將領並行西路各站照此辦理今綠營兵丁在內地出兵並無車馬支應之例已經藩臺飭知巡撫將軍兩標均係綠營宜令一體辦理又滿營旣將平日所拴馬匹隨帶騎乘其跟役有無隨帶馬匹俱應查明每隊五百名共馬若干匹行知各站以便照數備辦草料供支并使知此再無需用馬匹其或軍裝行李每兵百名需車若干之處一併查例傳知各站照辦如此定例分明該將領等卽有酌借車馬皆知係地方官格外通融豈敢多其需索今閱長安縣所發傳牌內開撫標兵五百名一起用車七十五輛又該府傳牌開將

車自帶滿兵五百名用車三十輛前後不符辦理殊爲未協以致各站無所遵循多辦車輛於定例之外增至加倍而官兵任意混拉支應猶爲未足此等車輛皆係雇之民間昨接藩臺來札稱軍行固宜預備而民力亦當體恤此仁人君子之言實可垂爲準則今若不定章程該站州縣不過多派民間車馬以濟急需豈能不滋擾累貴縣希將以上各條查明定例逐一覆知幸勿疎漏舛誤其副都統各等侍衛參領佐領翼長前鋒校驍騎校並部院內郎中員外主事筆帖式等官所有勘合內應得分例一併查開某當卽發示通飭各站畫一辦理庶將來郵政可以肅清而地方官亦不得因應付差使之故藉稱賠累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其從前征勦金川時京兵及東三省兵過陝之例亦祈查覆以便臨時酌用

與楊蓉裳

昨者從省中寄至手緘並近詩一冊感念記存實爲慰藉唯因自駐鶉觚軍書絡繹且尙有本任刑名事件應須批答是以未暇奉覆茲者具知伏羌密邇賊巢頗有風聲鶴唳看來此次賊人迴非四十六年之比往時死守化林山頂不難聚族而殲今忽分忽合行蹤無定詭譎異常孫參將明副都統俱已陣亡通渭城亦破而頃接平涼來信謂賊衆已有四五千大軍均在尋麻灣未有進攻之說殊爲不解此時所謂兩省官兵計算已當盈萬統領大臣已有十餘復何所待若因總統無人築室道旁再作遷延之役將賊衆愈糾愈衆燎原支蔓不審當事何以處之賊勢自北而南官軍尾追其後非西走岷洮卽東窺鳳隴而伏羌正當其閒極爲可慮此時興

漢三鎮領兵不及千名前赴秦安會勦尙恐兵力稍單未必克期制勝幸聞體察多方防閒甚密且備禦有資內閒不作或可不憂豕突耳僕初到此閒空卷赤手守禦所需十無一二今已酌借兵二百餘名并製刀矛砲子油燭等項萬一有警差可恃以無恐吾輩好讀史書於古今戰守事宜畧知梗概而僕從戎九載調兵督戰更事良多似較鞞鞞諸人稍有把握而吾賢素性慷慨登陣授甲尤必能爲文人吐氣念之殊堪自壯耳自伏羌而至隴州自隴州而至長武計程不過數百里且探得捷徑已別設臺站不俟兩日文報即可達也惟頻數寄書以慰遠念簣山聞在署中閱所寄詩已入小長蘆門逕似此詩人蘇松閒不可多得幸爲致想慕之私正賴宣勞諸希自愛自書草草不盡欲言

與南明書

前得手書具知吾弟已經引見但無出京日期今聞卽日可抵西安實深欣慰惟某以四月二十日奏明前赴長武堵截逆回今賊巢已破賊首已獲零星竄逸者現在分兵搜捕且行令陝省近甘州縣一體嚴查而各官兵以次班師正當料理兵行不能卽回省署人事參商六張五角區區聚會之間亦多乖隔豈真有數存其閒耶某兩月來所進奏摺多蒙溫旨嘉獎但地處衝途逢迎絡繹文書書札不惟晝夜紛拏且應酬所費亦屬不貲至體中委頓不堪精神恍惚自覺言語亦有前後失當者故此時不以遷擢爲望而以引退爲期英勇阿公卽日凱旋見時欲力懇之得以老病還鄉爲幸亦不敢望改授京職矣某雖不在署中總須小住六七天一

則畧爲休息一則待書札往還二三次庶可稍盡心意耳長途勞頓眠餐佳否並此問候不宣

又

來書均悉畧內無人疎於款待想不以爲嫌也僕賦命窮薄生平不如意事十有八九若積買山貲以爲娛老計必不能如願坡公云有田不歸如江水晚欲買田陽羨作楚頌亭尙未及成而歿况於吾等自念天之所以與吾厚於虛名而薄於實在自圖安樂恐有物以敗之况僕年已六十一矣柳子厚云人生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今度不過再歷數寒暑耳又安能持籌握筭仰取俛拾求田問舍經營不可知之局於三千里以外乎古人言巢許未聞買山而隱倘衰病日甚撫軍允其乞罷則百餘畝之田足供餽粥外此筆墨之貲或

有載酒而過者便可消磨歲月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再欲點綴暮景以累晚節僕所不能且亦恐終不就未審老弟謂爲何如此未易爲俗人知也連日大雨未得快晴幸畱連數日使塗泥淨盡乃可啓行且此時南北兩棧正值回兵公館道路均憂阻礙俟其過畢亦不爲遲正非獨以小住爲佳也

致蘇顯之

去疾

昨從李學使處作書奉寄不審已登覽否某自居憂後本無出山之志不意時會所遭牽率以至於此今又來駐鷓觚堵防小醜雖復慷慨遯昂不敢以衰遲自謝而外強中乾正有非旁人所及知者軍需一蔽卽當以病陳情矣承惠畫扇新詩意存招隱高懷雅致宛然可想吟咀數番彌增永歎耳足

下如鵝籠生挈眷同行自晉而豫買田之費未審能粗具否
琴湖烟月不殊三泖何時扣舷濯足借一二老朋舊同此跌
宕耶邇日眠餐何似便中尙冀有以示我軍書勞午恩忽把
筆不盡欲言

上兩江李制府

啓者江蘇鼓鑄錢文最關緊要每二年一次採買滇銅四十
一萬六千斤五十年分委員常熟令何廷鳳抵滇採買高銅
五十萬五千斤扣至明年十一月滿限昨奉閱撫軍來咨以
閩省 奏撥蘇省錢文亟需何令買運之銅回蘇濟鑄當卽
分飭各廠設法趕兌現在何令兌領之銅將次全完春初卽
可掃幫出境矣查滇省銅廠開採年久硿深硿少額銅已屢
不敷兌發不無遲滯而牛馬運脚較之始初採買其價倍

委員雇運甚屬周章而夏秋農忙之際牲口亦難覓雇况寶
寧剗隘一路又多瘴癘一切不無停畱遲滯是以極力嚴催
已逾三載其於江省鼓鑄終未免有緩不濟急之虞某於接
見何令時細加詢訪據稱現在江蘇洋銅百斤價銀十六兩
等語查採買滇銅百斤價銀十一兩加以自滇至蘇水陸運
脚委員廉俸役食雜費等項每銅百斤約攤銀五兩三四錢
不等較之採買洋銅價值有盈無縮而洋銅成色最高鼓鑄
更爲有益况江蘇係濱海之區購來甚易視滇銅程途萬里
踰越江湖曠日持久難易實殊霄壤愚見似應 奏請就近
改買洋銅比之赴滇採買旣多節省又能迅速濟用而滇中
每歲省此數十萬斤採買以有餘補不足其益亦非淺鮮某
素蒙知愛管窺之見用敢謬陳可否仰邀採擇入 告之處

伏候台裁

伏以... 臣等... 伏乞... 謹此... 奏

春融堂集卷六十八

青浦 王昶 德甫

書事 雜著

書黃公纘事

黃公纘者安南國王莫登庸之後 本朝順治初莫氏微弱
退居高平名勳耀者請內附會卒命其子元清為都統而是
時黎氏據有安南亦遣使來歸康熙三年因冊維禧為王六
年維禧遂奪元清地元清以告遣侍讀李仙根主事楊兆傑
往諭還之然莫氏卒為黎所併殲其族畧盡存者僅一二人
易姓黃其後為公纘之父公舒公舒祖父雖失國然尚有山
南海陽之地至乾隆十九年黎氏復侵奪之乃以眾千餘人
樓猛天猛天南掌地有沙人五六千人以種植為生其地距

安南南掌皆四五十日程叢山荒菁弗能通人行南掌國王
准第駕公滿知之以其弟召翁婿黃氏先是黎氏傳至維禘
其臣鄭檢者專政維禘弟維禘不能安出奔鎮寧府之猛盆
猛盆與猛天鄰維禘思併其地三十四年公舒歿公纘年八
歲維禘因率眾攻猛天且要鄭氏助之以是公纘不能支而
夷民阮勵求者安南河中府宏化縣永治社人又范廷內安
南建昌府舒池縣無礙社人其父廷鳩公舒之友兩人者皆
以公舒爲師及公舒歿則皆從公纘居見事急乃挾公纘潛
圍走至普洱府外之整法隘上書求內附時荊州將軍雅朗
阿統兵在普洱具以奏而送阮勵求赴永昌俟經畧傅公詢
問奏入

上憫焉命有司度地居之勵求至永昌問故具稱如前因詢
以安南事曰安南分十三鎮一曰清華處二曰乂安處三曰
山南處四曰山西處五曰京北處六曰海陽處七曰興化處
八曰宣光處九曰諒山處十曰高平處十一曰安廣處十二
曰廣西處十三曰順化處前國王黎氏年號保泰者生維禘
維禘今國王年號景興蓋維禘所生爲維禘之兄子而鄭檢
自稱師尚父大元帥總國政明威王安南事無大小咸決於
鄭黎氏特備位云經略嘉其敏贍厚資之遣回普洱而迤南
道唐展衡報思茅東地名那可樂者有閒田頗廣其外皆崇
山山南有水引以灌溉可耕植於是庀房宇給口食予籽種
牛具移其衆往居之南掌者明之老撾土司於元爲八百媳
婦夷人稱水以南稱象以掌其水土出象故名雍正七年王
島孫始入貢其國卑陋貧窶王所居之地距普洱尚五六千

里負遠荒畧貢使往往稽滯逾期有司屢檄之始至而召翁
聘公舒女鼎媽未娶聞公纘家屬內附乃奉書來願乞鼎媽
歸國

上許之裒衡具貲裝以往於是以前三十五年七月國王具表
言小國僻在荒裔蒙怙冒久矣茲復以鼎媽賜給臣弟俾聚
家室感激懽舞莫可報稱謹遣叭猛報謝且恭賀

聖母皇太后萬萬歲敬進馴象四用表小國効順微意初公
纘至普洱言猛天與雲南建水接壤巡撫因檄知州按之且
察公纘蹤跡而建水之猛賴本安南地雖內屬尚爲安南服
役其掌寨刀寧由興化鎮日聞於安南安南國王遂具文來
言公舒父子實係氓隸逋逃稔惡於今有年自投天網乞付
本國處治

上弗許而以三十六年七月遷公纘于甘肅以西之烏魯木
齊四十二年始歿而阮勵求者讀徐庾文能駢體且拯公纘
於危頗自負烏魯木齊人稱爲阮先生云

書奎公遺事

公名奎林姓富察氏大學士忠勇公傅恆之姪傅公行十三
爲

孝賢皇后公父 行四生明瑞及公公年十七卽以勲貴子
弟從征準噶爾彎弓躍馬刻苦自奉間讀書能小詩人不覺
爲戚畹也性剛果尚廉潔志節凜然豁達英邁尤遠於權勢
與忠勇公弗善也其他直唾涕視之獨以兄事予常以署伊
犁將軍過余西安官署深夜置酒快飲數十盞歷數當代人
才罕所當意予問以如此則何者而可公曰吾何好但好王

保保耳保保者元廓廓帖木爾明太祖以爲勝於常遇春天下奇男子也緬甸金川軍興幾十年俱在行間身經百戰被創不動有疾亦不介意騎馬飲酒自如待將領嚴而於士卒甚恕統兵所至遇移營取一褥坐營門內視各士卒帳房行李畢至然後卽安否則不先入幕也每日肉一盤菽乳湯一盂與下同甘苦下皆樂爲之用金川之役將軍溫福兵潰於木果木而阿公達烏之軍不動由公守隘口與賊日夜數十接殺傷過當故也凡奉 旨移鎮他所時春夏則出毛罽之衣及其被褥悉以賞左右及秋冬亦如之飛車危坐晝夜遄行身無長物家計尤不問也不喜佛法最惡番僧搜捕盜賊及奸宄不法者有殺無赦而必不濫及無辜世俗所傳嗜酒好殺之事多失其實者公由侍衛以功歷官至都統金川平

圖形於紫光閣襲封 皇后承恩公出爲伊犁將軍被參贊

大臣海祿劾削公爵久之復爲福建臺灣提督尋西番科爾

喀犯邊奉 命以參贊大臣往西川比及江卡而卒

上惜之祭葬有加禮焉諡 子二一出爲弟明瑞後

新纂雲南銅政全書凡例

一恭錄 上諭滇省銅政仰荷

皇上燭照無遺隨事訓飭 聖謨洋洋承辦大小臣工皆當

時時恭閱欽遵辦理且閱 欽定鼓鑄則例歷奉 上諭皆

分類恭錄今纂銅政書亦倣則例體裁將歷年欽奉 上諭

分門恭錄庶仰遵 聖訓隨事敬繹更爲親切著明也

一抽課收買周禮太宰以九賦斂財賄山澤以及幣餘各有

常賦歷朝礦冶有稅前明路南州銅廠有課蓋六府金穀竝

稱固所以資平成也滇產五金而銅爲尤盛 本朝康熙二十四年總督蔡毓榮始疏陳礦硯宜開聽民開採而官收其稅每十分抽稅二分委官監收此爲銅政之始迨四十餘年總督貝和諾復疏請官爲經理抽課收買此爲收買銅之始見於案牘者如此當時之奏疏部議已散軼無存今以抽課收買爲第一門從其朔也雍正元年以後經理之官章程屢易各廠收買之價有上中下三等又屢次議增至無可增因許通商以資羨補酌予水洩以利攻採是皆收買次第所有事也銅價供支不盡出自滇省因紀其撥運協濟又如歸公養廉耗捐各銅皆抽課之類故彙而紀之

一廠地漢書地理志俞元懷山出銅來維從陞山出銅後漢郡國志俞元裴山出銅賁古采山出銅錫滇之產銅舊矣自

段竊據劃江爲界皆無可考元產銅之所曰中慶金齒臨安曲靖澂江率止一二處數處而已及我 朝三迤郡縣皆有之凡四十餘廠寶藏之興蓋非前朝所能倫比而銅亦遂爲滇之要政矣各廠爲出銅之區而各店爲運銅之路故次卽列廠店建設爲一門序各廠各店所隸之地子廠之數歲出之額歷年銅數之升降設廠設店則有官有役因紀其經費運銅程站腳費廠店之所交關也因牽連而書之亦惟經費之出於銅息者則載於此其他採買之程站陸運之腳費仍於各門紀之以免紊亂至管理則止紀其官人無一定皆不具載其由何人經理得法而銅獲極豐亦詳其年分姓名紀之各廠中有從前封閉後得礦復開者故於封閉之廠亦考其地與封閉之年詳記焉

一京銅文獻通考禹鑄歷山之金禹貢揚州厥貢惟金三品沿於江海達於淮泗荊州厥貢惟金三品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輸金鑄錢以濟民用自昔已然我

皇上德協坤維地不愛寶滇銅之盛亘古未有因運京師以裕泉流浮金沙江逾江淮河濟達於河遠歷萬里銅政莫大乎此蓋自雍正年間滇銅運至湖北之漢口江蘇之鎮江應江楚各省採買已肇購運京銅之漸嗣復在滇鑄錢運京乾隆三年滇廠大旺而八省採買盡歸滇省購運於是定各廠各路陸運之法既而開金沙江之黃草坪又開羅星渡鹽井渡三路水運旋復以鑄錢之銅加運於京其間令民計程受值舟車人力並擅其功自四川瀘州以至京師委員受銅交銅僱舟易舟守風守水守凍引輓增夫各省起程沉溺打撈

追賠豁免回滇報銷已備極委曲繁重矣挨序紀之爲購運京銅門自瀘州至京例案皆長運官所宜遵守者向鈔一冊給運官運畢繳還今另爲一冊以便書成可以刊發共知也一錢法九府圜法見於周禮本於太公湯鑄於莊山周景王鑄於周昌大抵古者多就銅山以鑄錢滇產銅多而鑄錢亦廣順治十七年雲南開局鑄錢錢法實在銅政之先自後分設於各府或復或罷或增或減其議減議罷損益因乎時議增議復酌劑因乎地皆宜深加考究故於案牘之中檢其奏議備錄之案牘中無可徵者則參諸省志以補之分局題奏者則以局相從如減裁增復移設及籌出錢易銀之法合數局題奏者則以類相從俾各有端委不致分淆其有奏議已見於他門者設局增鑄則錄其題定事宜於此門裁減則於

所敘局與爐之數節錄之以免重複以便考証至鼓鑄餘息皆關經費銅廠運供不前因有參賠籌息之案雖若無關於錢法備錄之亦可爲後此廠員垂戒

一採買自滇省銅盛而外省錢法皆資挹注初採買滇銅止一二省漸遂及於九省始本暫時通融久之遂沿爲定例成爲歲額內府外府同關 國帑亦銅政之未可岐視者各省銅數不同銅價不同前後增減又不同其輓運有期遲逾有罰差員之侵虧者予以重譴總彙爲採買門籌其兌發慎其度支道路之險易遠近具見於此

一廠欠採礦煎銅宜有接濟銅價不能無預支之數久之成爲逋負因有廠欠之名雍正二年總督高其倬奏章中已備言之况銅價之數皆定自數十年之前 國家承平日久生

齒日繁百物之價數倍於前而經費有定採銅之價不可議增因准預支俾其藉官項以資營運而貧不能償暨逃亡者逋負又倍多於前究之 帑藏所關不可不慎經前總督奏禁廠欠仰荷我

皇上仁覆無外特頒 恩旨蠲免屢次皆數十萬金窮檐感激奮興而獲銅得以無絀今併紀爲廠欠門

一考成周官太宰以八柄馭羣臣曰日終考日成月中考月要歲終考歲會第其上下以爲黜陟滇省銅廠一年考成分功過而示勸懲卽歲終考歲會之法也年終考成之外有獲銅加多專奏陞用者有短銅悞運特劾逮治者統爲考成奏銷一門其京銅陸運奏銷另附於京銅陸運

一志餘凡條稟議詳現在通行雖未經奏咨而亦爲省例均

行輯入其雖未通行而於銅政有所考証者亦披陳輯入以裨採擇至銅政所重者獲銅運銅其端引取礦煉礦煎銅雖若無關於銅政而委折多端厥民爐戶之艱難辛苦必深知而後能憫恤之亦不可畧而不講爲志餘凡所輯錄皆紀姓名不沒其長也

一書分八門而各門中又各有類門爲大綱類爲條目一切案例皆以類編其奏疏部議分門纂錄各從其類要在有條不紊非敢意爲割裂又或有前後援引重出疊見則芟其繁複取便觀覽然但加節刪不敢改易其文庶無失當日立言之旨

一採錄書籍恭閱 欽定鼓鑄則例書辦運京銅及雲南省鼓鑄兩門內辦銅運銅之序固已大綱畢舉始終該備今將

各條於現纂書內分門錄入例文以資援引未敢妄加增減又如 大清會典雲南省志或有關於滇省銅政者又吏部處分則例亦閒有爲銅政所引用者皆倣鼓鑄則例之法一併纂入所錄書籍必標書名以便稽攷

一纂錄例案之中或於此類其議尚懸而未結待證於他門或大義已明而覆咨覆奏無需纂入則畧撰數語以便緝閱嚴對一覽而知如是之類俱用謹按二字以誌之

友教書院規條 後附田數

一友教書院舊名友教堂本爲澹臺子羽祠宋程大昌有記在府學南棉花街明萬歷十五年知府范濂檄知縣何選重修 國朝順治十一年巡撫蔡士英重葺府志載益以田租延師課士與白鹿洞鵝湖白鷺洲並列爲四大書院雍正八年

巡撫謝旻布政使李蘭重修迨後祠祀仍舊教學無聞乾隆三十三年紳士呈請興復書院以束脩膏火用費不貲中止乾隆三十八年布政使李瀚飭縣清查田租收租變價供主講脩膳之費隨詳請興復書院酌定章程延掌教設監院造就生童乾隆四十八年布政使馮應榴詳准重修院中前堂爲友教書院後爲君子堂前後均有兩廡計屋十二間又於西廡之西建屋四間五十四年春昶又添建四間凡二十間其頭門三間二門三間圍牆三面頭門外有屏牆亦重修整一士人當志在聖賢力求仁義上通性命內治身心疏水可甘繼袍何恥定不忤不求之念堅不亡不去之守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朱子白鹿洞條規已舉其要諸生世皆悉心遵奉毋庸另立規條

一孔子謂多見多聞又謂君子博學於文故四教先之以文而四科列以文學其後顏子言博我以文子思言博學審問蓋博學者聖學之所從入也今士子於羣經且不能讀何況其餘弁陋空疎徒爲識者所鄙諸生中不乏聰穎通材有志自立者應將經史子集以次瀏覽務期博雅闕通不愧儒林文苑卽質有不逮或專習一經以一說而通衆說或專習一史以一史而通諸史或通天文算術或爲古文駢體或習詩詞或研說文小學金石文字各成專門名家之業

一現今功令輪年徧習五經當此經學昌明之會士子更宜踴躍奮興精心循誦今除五十三年已習詩經外嗣後應當接習四經昔歐陽文忠公虞文靖公皆言前賢授受每日讀經三百字遺訓可遵豈容暴棄在院生童等每日必讀熟

春官書卷六十一
九
經文三百字查詩經四萬八百四十八字應以一百三十六日讀完書經二萬七千一百三十四字以九十日讀完易經二萬四千四百三十七字以八十日讀完禮記九萬八千九百九十四字以三百三十日讀完春秋一萬五千九百八十四字以五十四日讀完共須六百九十日不及兩年卽能遍誦監院按書按日十日一令背誦如有不熟訶斥隨之責其再讀倘某經應讀若干日者倍其日而猶不能背誦則是志氣昏惰屏之出院其有五經之外或兼讀周禮或兼讀儀禮或兼讀左傳課之背誦如瓶瀉水則是有志研經之士課文如在一等作爲特等如在特等作爲超等本在超等卽與第一同領獎賞

一坊間經文只取擬題卽有刪讀經文以趨偷巧者最爲士

習人心之害院中生童務讀全經卽禮記曾子問三年問之類不得私行刪減監院于背課時留心稽核

一孟子曰夫仁在乎熟之而已矣所謂深造而自得資深而逢源皆熟之謂也讀文何獨不然本年開館之日監院先問諸生生平讀熟古文時文共有若干寫成目錄亦于背經之日一體背誦而本司亦于課期至院時酌量抽背經文以驗勤惰

一易之兌象朋友講習故孔子以學之不講爲憂中庸謂審問明辨皆講學也陸子至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學人至有愧悔流涕者朱子以爲切中深痼之疾今白鹿鵝湖俱係昔賢講學之地而友教堂本與四大書院並列前徽未沫嗣其席者未聞講明而切究之未免有虧師道今書院中定于一

六日清晨監院先至講堂仿大昕鼓徵之法擊鼓三通諸生齊集堂上院長出而升座監院率諸生三揖以次列坐院長或講經一章或講史一則或家禮或小學近思錄或大學衍義摘條演解總於存心養性立身行己居官經世之理曲鬯旁推極深致遠務期諸生豁然貫通憬然領悟講畢監院令能文者二人將所講之語錄爲講章收存院內每月終彙錄申送俾本司閱之亦得資麗澤他山之益

一書院內外課皆爲正課內課以三十名爲率生監二十名童生十名外課以二十名爲率皆生監無童生至附課生童俱無定額生監正課缺出則以外課屢考在前者補之童生正課缺出亦於附課內照例補之俟添置膏火房屋另增額數以廣翹材

一每月三課初八日四書文一篇經文二篇十八日課四書文一篇經文一篇詩一首二十八日課四書文一篇經文一篇策一道雖專以四書文爲主而使諸生各加肄習庶不至於偏廢至每月初八課期本司親至點名散卷其十八廿八兩期監院代點

一每課點名後派首領一員在院稽查生童毋許攜卷出院自三月至八月日長不行給燭自九月至二月給燭盡一更不再給二更仍未完卷者黜之

一增附生在院六年已經歲科四試而從未名列一等者卽應甄別

一在院諸生不許隨意出入司閽者記之呈於監院出入多者戒飭

一書院生童向惟南昌新建二縣准其肄業但既為省會育材之地自當一視同仁嗣後正課缺出即行文各學教官將現在學院所試名列一等前三名諸生令其送院予以膏火其有投刺求試者擇其文理明通取之務在採擇謹嚴不得狗情受囑濫以庸材充數

一書院竝無書籍何以資諸生繙閱今置廿一史及明史一部汲古閣十三經註疏一部通鑑綱目及續綱目綱目三編一部御纂七經各一部王步青四書大全一部文選一部通志通典通考各一部離騷一部古詩紀唐詩錄宋詩鈔宋詩存元詩選明詩綜各一部老莊荀列管韓各一部小學近思錄家禮大學衍義各一部朱子全集一部說文玉篇廣韻經典釋文各一部唐宋八家古文別裁集一部欽定四書

文一部此後經費有餘再為增置

一院中書籍本資諸生繙閱但無人經營必虞殘缺今于諸生中擇老成勤慎者二人立為齋長令其每季晒晾毋致霉爛蛀蝕且筦其鎖鑰如有內課諸生取閱及外諸生欲攜以外出者皆必告之齋長而後取閱畢仍舊送還監院半年一查倘有不全責問齋長齋長遺失書籍黜之庶幾免于遺失至監院如有更換應交代後任出具接收冊結報司存案

一課期發案後監院將超等前三名文字收起俟年終呈送本司擇其尤者刊刻

一書院房屋已修過三年後如有坍塌滲漏床席家具已用至二年後如有破壞損折監院具詳請修俟司中委員覆勘估定銀兩再行修理

一諸生課卷由監院製備半年造具清冊請領紙價並刷釘價銀每卷三釐

一每課獎賞超等第一名八錢餘六錢特等三錢一等前二名二錢童生上取者亦二錢監院按月造冊詳司請給

一每逢課日給予茶飯每席坐六人菜四盤連飯給銀三錢又總設茶鑪均使司閤者辦之

一院長每年束脩一百六十兩膳金四十兩監院按季赴司支取

一住院內課諸生向例每月膏火銀八錢實不足以供餽粥今加增四錢每月共一兩二錢薪水之資綽然寬裕至外課諸生月給四錢亦不足以資鼓勵今酌增四錢每月共八錢按月發給一課不到扣除十日膏火

一澹臺子栗主及君子堂諸先賢應于二八兩月下旬監院擇日祭祀報知本司主祭並令南昌新建兩縣東西分獻如知縣有事不能到卽囑院長監院代之各用小牢一饗大豆六酒三爵祭禮每次銷銀四兩

一監院每年課誦生童檢查書籍稽察出入頗爲勞勩每年應給與薪水銀二十兩亦以四季支領

一司閤二名向來月給四錢今添給二錢並責其每日打掃乾淨

一書院田租二莊一在生米東塘官莊蕭坊業城下元坊楊陂隴等處歲收鄉斛租穀一百六十一石七斗七升一在豐安慈姑下五里余家橋地方莊屋倉儲俱備歲收鄉斛租穀六百一十一石五斗三升乾隆三十九年武生嚴趙鈞捐田一

莊坐落新邑豐樂上譙圩計田二十七畝三分九釐額收漕
 斛穀一十六石八斗四十年知縣陶正倫收竹林庵僧田二
 莊一坐落上譙圩一坐落俸東共田五十六畝四分額收漕
 斛穀五十四石一斗九升零由縣經理而縣丞及生米司巡
 檢督收之以江西常平倉內每穀一石價銀六錢其計糶得
 銀五百六兩五錢七分其後又于豫章書院存餘膏火內撥
 銀三百兩四十九年南昌府南昌縣又每歲各捐助銀四十
 兩今後藩司亦每歲捐助銀一百兩

一計田租捐撥共得銀九百八十六兩五錢束脩膏火所需
 究屬不敷今署寧都州豐城縣知縣李培署進賢縣試用知
 縣徐炎奉新縣知縣邵鳳鳴臨川縣知縣顧鑒新城縣知縣
 朱樹鞏鉛山縣知縣楊浩然署鄱陽縣興安縣知縣陳盤言

等七縣知縣又愿每年各捐一百兩共銀七百兩助資善舉
 甚屬可嘉除詳明 兩院永遠遵辦外另行刻石講堂俾傳
 勿替嗣後司中按季催繳以供散給自可無憂缺乏

一通計內課三十名每名每月一兩二錢一月應銀三十六
 兩除封印開印外十一個月共用三百九十六兩逢閏加三
十六兩
 外課二十名每名每月八錢一月應銀十六兩除封印開印
 外十一個月共用一百七十六兩逢閏加
十六兩每課超等以五名
 為率獎賞第一名八錢餘四名六錢每課三兩二錢一月三
 課應九兩六錢以十一個月算共計用銀一百三十二兩逢
閏
加十兩特等以十名為率每名三錢每月三課應九兩以十一
 個月算共計用九十九兩逢閏添
九兩一等前三名及上取童生
 三名共六名每名各二錢一月三課應三兩六錢以十一個

月算其計用三十九兩六錢逢閏添三兩六錢每課給諸生飯十桌
 每桌四錢每該銀四兩一月應十二兩以十一個月其計用
 一百三十二兩逢閏添十二兩院長脩膳其銀二百兩諸生課卷每
 月用一百五十本每本三釐該銀四錢五分以十一個月算
 計用四兩九錢五分逢閏添四錢五分致祭澹臺祠及先賢每年二
 次每次四兩其銀八兩監院每年給與薪水銀二十兩司閤
 二名每名每月六錢共一兩二錢一年共計十四兩四錢逢閏
 加一兩二錢右其計每年用銀一千二百二十一兩九錢五分逢閏
 添九兩零二錢五分該銀一千三百二十二兩二錢比較一年所入一千五百七十六
 兩五錢七分之數每年應餘銀三百五十四兩六錢二分嗣
 後閏年及額外之用自可有盈無絀

示戴生 敦元

一經學論語孟子令甲以之取士孝經亦卷帙無多此外公
 羊穀梁與左傳同為春秋之學周禮儀禮與禮記同為三禮
 之學合之易詩書為五種先習一種然必通諸經乃於一經
 之旨無不明晰凡習經先通漢唐注疏再閱宋元以後經說
 始不墮於俗說

一史學史有四有紀傳之學自史記漢書至明史所謂二十
 二史是也有編年之學通鑑綱目是也有紀事之學袁桷紀
 事本末各書是也有典章之學通典通志通考續通考是也
 得其一而熟究之於古今治亂之故無不了然曾臆問上之
 開物成務足以定大事決大疑下之擷華采英足以宏著作
 一古文之學世所傳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外兩晉文紀唐
 文粹宋文鑑南宋文選元文類中州文表明文授讀皆宜瀏

覽博觀約取以一家爲宗

一詩學如古詩紀樂府解題全唐詩宋詩鈔宋詩存元詩選三集明詩綜諸書亦宜瀏覽其取法也杜韓蘇陸稱最亦以一家爲宗

一小學以爾雅說文爲本旁通金石碑版金石之學上必本於經下必考於史故亦爲學問中之最大者至於等韻字母乃出自婆羅門書漢魏以前無之然包一切字具一切音學者不可不知

一九章之學通九章以至推步則各史中天文律歷諸志始可得而讀卽易學之六日七分書之定時成歲春秋之三十六事月令之中星皆能迎刃而解大儒如鄭康成孔仲達無不明此者

一駢儷之文本原文選嗣後婉麗莫如徐庾閱博莫如玉楊盧駱清切莫如溫李工整莫如楊劉雖非大儒所重而菁華可以應世行有餘力不妨肄業及之

一科舉之學須取 本朝所定明代四書文理法俱備又不涉於寒儉僻澀者擇三四百篇則題之大小長短虛實偏全理致典故格式無所不有作法無所不備熟讀深思與之俱化而又附以經典古文則議論光燄必不猶人亦可脫穎而見矣

示長沙弟子唐業敬

必知學業徑途乃可以從事否卽浮慕古人非流俗學亦墮扁端臆頽之士畧觀大意驚廣而荒最爲害事經云夫仁亦在熟之而已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沉潛反復

始有融會貫通深造自得之致庖丁解牛紀昌貫蝨不期然而然皆熟之謂也

經學端以註疏爲宗易由輔嗣逮於程朱而義理始暢然秦漢大師之傳皆原孔氏其畧載唐李鼎祚易解近日惠徵君棟撰易漢學易述以發明之從此尋流討源問津更易

書宗九峯而仲達正義援引奧博且鄭註多在其中不得以宗孔氏訾之自朱子致疑古文之僞其後草廬楚望及閩百詩諸君爲之條分節解互相矛盾亦不可不疏通其故

詩以毛鄭爲宗孔疏其冢適也嗣後如呂成公嚴華谷何元子陳長發其所發明博洽宏通尤當盡覽

禮必兼周禮儀禮蓋周禮統王朝之典則儀禮具士庶之節文條目粲然較禮記更爲詳整其孔賈之傳鄭學則獨有千

古學者探索終身尙虞難竟後儒一知半解故爲指駁豈非

蚍蜉撼樹

孔子作春秋大指盡於三傳而左氏最長杜氏又最宗左氏學者以此服膺可也公羊穀梁間有別解何休承之亦皆出自孔門弟子義深文奧牆仞難窺不可以偶涉讖緯輒仿陋儒指斥

古人云讀書先識字爾雅其權輿也考之以說文通之以金石文字衷之以陸氏釋文庶免阿買之誚

漢唐經師靡不精通推步兼工樂律漢之京君明鄭康成宋之范氏鎮司馬氏光明之韓氏邦奇可概見也陳暘鄭世子之樂書梅宣城之算術諸書有志者宜肄業及之

史學當取二十一史及明史劉昫舊唐書薛居正五代史以

次瀏覽然後徐及於杜佑通典鄭樵通志馬端臨通考王圻續通考此彙史志而成者千古天文地理以及民生國計因革利弊皆在於是

不讀此不足成經世大儒言道學者世指爲迂然迂遠而闕於事情太史公之言孟子也何可機械變詐突梯滑稽爲下流不肖之歸乎誦法小學近思錄元城語錄名臣言行錄及四書反身錄日知錄諸書寧方毋圓寧拙毋巧寧直毋枉寧儉毋奢守固窮之節不淫不移不與不取庶聖賢地位乃有少分耳

詩亡而離騷作蕭統文選屈宋之繼別也或謂所選雜出不倫然沈博絕麗實爲宇宙不可少之文故杜少陵韓文公皆有取焉契其神理擬其闕富約爲駢體自當獨步江東古文自茅氏八家而外如唐之獨孤文公李文公皮子宋之

李泰伯蘇門六君子朱子周益公陸務觀葉石林皆自成一

家言至如元之吳吳揭黃柳戴明之宋王

守仁王慎

中歸唐均可

師法若旣本經緯史又於諸家中擇一性所嗜者熟復而深思之久之深造自得旁推交通自爾升堂入室

詩道之多正如漢家宮闕千門萬戶然其擇之也與古文同果能熟讀深思傳以學問輔以才氣壯以聲調何患不成大家至七言古詩斷以杜韓蘇陸爲宗餘或偶及之不可爲準則也

填詞世稱小道此捫籥扣槃之語非爲深知詞者詞至碧山玉田傷時感事微婉頓挫上與風騷同指可斥爲小道乎故竹垞翁於此深致意焉行有餘力間閱南宋人詞及本朝浙西六家能於此拔幟其間亦不朽盛事也

時文至王唐歸茅胡諸瞿薛理純法粹湯許陶董亦自名家
若金陳陳黃極天涵地負之能而徐思曠羅文止楊維節包
長明諸君文如白雲在天滄波無極神妙而不可知學者欲
登峯造極舍思曠其焉歸若欲稍近科舉肆力陳黃尤爲較
易

其餘周秦諸子漢魏叢書六朝及唐宋文人各集下至裨官
小說凡經籍藝文所志者暇卽取而閱之聖人謂多聞多見
博學於文皆此意也

示朱生林一

漢魏六朝五言古詩妙處全在神理而千百年來轉輾相仿
蹊逕已窮妙諦幾盡惟陶謝王孟韋柳諸家清腴高秀中兼
以神悟雖經嚴儀卿王貽上諸公拈出而興趣在不思議間

世有妙解人正堪尋究先宜以蕭閑真澹養其性情標格然
後反覆涵泳以幾自得未可沾沾摹仿字句襲貌而遺神也
至白公詩雖傷淺率然抒陳胷臆刻畫物理清新俊逸神妙
天然擇其佳者亦堪取法

五言長古詩至杜韓兩家舖陳排比自鑄偉詞一變漢魏六
朝唐初之格實從大小雅離騷天問大招而來凡其起伏接
應幾與史記漢書古文同體惟縱橫一萬里上下五千年才
氣無雙者差堪津逮

七言古詩變化多端要以風檣陣馬行於盤旋屈曲中而開
闔頓挫言之高下聲之長短無不皆宜此必將杜韓蘇陸元
遺山高青邱李空同陳臥子及本朝王貽上朱竹垞諸家
擇而熟讀當自得之其本領全在書卷經史子集說部釋道

兩藏皆填溢胷中資深逢源乃如淮陰用兵多多益善詞源
倒傾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蓋學與才氣與法四者缺一
不可然又須陶鑄精粹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少陵
云顧視清高氣深穩不深穩不可以爲清高昌黎云妥帖力
排冝不妥帖不可以言排冝否則才豪氣猛易於語言則如
崔立之詩往往蛟螭雜蟻蚓爲識者所嗤余常過荆江天寒
水落沿江千里平沙如鏡隨流木石滓穢淘洗淨盡因知造
化之工詩家研鍊亦當如此

七言律詩難於高華沈實通體完善前不突後不竭八句中
淺深次第一氣旋轉每句七字中又須一氣貫注對工而切
調響而諧其間使事精確剪裁組織如青儷白銖兩悉稱至
立言有體兼以慷慨磊落出之更爲合作若游覽寄憶諸詩

卽景會心天然神妙不可湊泊者別爲一格與五言古同其
旨趣

七言絕句全主風神或灑脫或疎放或清麗芊眠皆須事外
遠致我友吳竹嶼云讀絕句竟要令人悠然神往或生微歎
真知言也若少陵夔州漫興解悶絕句別爲一體後來東坡
遺山繼之雖似頽唐潦倒而遣詞用字極新極巧極鍛鍊雕
琢之致未可率意效顰

工七律七絕則五言律五言絕不煩言而自解

五七言古詩俱有自然音節而韓杜蘇陸諸大家又各自爲
音節能熟讀深思使其詩起承開闔轉接斷續之妙懸於心
目信手拈來如瓶瀉水則應用之平上去入皆不煩繩削而
自合昔人作聲調譜尙是刻舟求劍耳

僕近來不喜言詩以作詩者多學詩者少也學詩先博學博而約取舉古人詩反覆循玩融洽於心胷間下筆自然脗合又宜先學一家不宜雜然並學河西女子聽康崑崙彈琵琶謂本領何雜者正坐此病仿一家到極至處自能通諸家楞嚴云解結中心六用不行皆是詩家妙諦僕於此事三折肱矣可得正法眼藏故不惜為吾賢饒舌也

男肇和
姪孫紹成 謹校

春融堂集卷六十八終

